



832349

尊聞居士集卷五

瑞金羅有高著

傳記

外王父鍾先生家傳

先生諱秉用字上銓瑞金人生十六年考六錫公平持服至
謹母讀父書輒掩卷長號擗踊無算時母老二弟弱家貧斯
薪拾糞巨養年十九為里中童子師端範飭童長老傅之年
二十六補學官弟子第一其明年巡撫馬公檄先生肄業豫
章書院婁試皆第一試亏學使又婁第一自是弟子日進里
輿為滿先生之教弟子也始必授以朱文公小學書曰是為
人之規矩載焉人之規矩不修則廢不由則蕩而趨而欲

尊聞居士集

卷五

成人馬難矣繼呂經繼呂史曰小學通則務治經巨精之治
史呂廣之既精既廣規矩陳像翼翼嚴嚴率循不爽其寡過
矣乎論經義曰 聖清監百王因明制首四子書義範圍曲
成至矣士季逢今時不務浴德安雅研聖賢微愆幾自尋而
寫諸辭而希詭遇不誠也始不誠呂進其出而任其有賈心
沒也上何賴焉故先生困躓諸生中三十餘年浩然有呂自
樂也涼涼然守先正之微緒自信不疑屹然而不少變也居
常丹鉛不去手昕而作夜分而息老屋繩牀布衣敗絮斂襟
而兀坐詠歌先王之風淡然忘其季之將老也過言不出亏
口過動不設亏身表之為九容韞之為九思終身勉勉未嘗
忘也於戲觀乎此者先生之所養可息矣雍正元年季先生始



舉亏鄉婁赴禮部試不第遂目教授終其身年八十聰明如壯時須髮黝黑光奕奕鑿人日夜讀書不輟燈下仔細小楷字剛健清整不苟其季二月患喘氣東鄉端坐命諸孫誦易亏傍聽之喘爲之損漸平誦聲偶已卽復喘二子請曰大人病矣率親醫藥庶有瘳先生曰聞汝輩誦易聲如服海上方藥固有愈是者邪且吾季八十聽易而昇斃焉足矣汝輩其勿復言越十日命移席南鄉坐端坐而卒先生玉色長身莊而蘇人望見者卽畏愛交集農夫牧子負販先生教以孝弟忠信及古人數睦事必盡鄉里佯事不祥者恥以其事聞先生先生歿已十餘季弟子守其意以教者尚十許人其它馴厚樸訥之士多焉先生少時以易應舉晚而竺嗜易著易講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二

說若干卷又著帽山詩文集若干卷制藝若干卷藏亏家伯子諱啓憲字允成治班氏范氏書至老學不衰以布衣終叔子諱啓季字允萬縣學生守先生制藝學教授弟子皆以謹厚稱

曾孺人傳

曾孺人者寧都人也季二十嬪亏同里太學生王方軸資遣甚盛歸一月取簪珥雜佩諸美麗服弄藏之布素懼怕躬內職閨門內外咸宜孺人之賢也先孺人之未歸也聞姑之喪不憚旁皇嗚咽如不勝其悲者越月父疾在孺人侍藥物會飲婁月劬德矣不瘳益亟當是時孺人季十七且夕孺子嘵聞古有巨割股瘡親者然鼎亏堂持佩刀展股而割之仆地

暈乳孺人外祖母適過焉色然駭趨而扶之擅視左股創擁孺人而泣股肉墜移時而蘇踴起泣投肉于鼎飢亨巨進父啖之廉知其爲股肉也遲筋再三不下命徹去越三日死死之日孺人哭失聲顙觸地瀕于死者數矣媼族雜然相解諭于是會飭鬻枕由寢苦屢禮巨終喪及孺人歸舅有繼室矣孺人婉婉左右繼姑賢之繼姑歿再奉繼姑其賢孺人也如始繼姑之賢孺人也無閒言也而舅之賢孺人也數十有餘季無閒言也而太學君亏是昇資孺人之賢竺本行贍支屬孤貧德亏親戚鄉鄰焉孺人子壻零都宋昌圖信士也作孺人述略詳矣不具論論其大者

張爾岐傳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三

張爾岐字稷若濟南濟陽人明諸生也爾岐生丁明之末造患學者之誦說聖言勦單辭簡棄先民故訓而師諄直儒之效不著畸士狴生憤嫉鄙薄沒去爲異端遂此卽不反聖緒曰微民受荼苦且日甚未知厥底亏是作學辦五篇曰辦志曰辦術曰辦業曰辦成曰辦徵其辦志篇大略巨爲學不正志而雜學醜博侈聞見雕琢綺語自銜賣鈎鈎章服其取亏古皆其黷貨固利資挾其資乘貴勢制割政理黔首其不堪命矣其四篇文不具不能詳也先是有袁氏者采掇釋家道家言附會儒書造功過格大命說唱導後進後進靡然風從爾岐巨爲離畔經法大惡之徧告其鄙曰是異端曲學毋習也夫飯一人葍一人周一人泉帛偶然齒牙便利人放縱魚

鰕禽鳥蟲螳則自籍之曰吾爲善天地鬼神其且功我而福
我是與天地鬼神市欲善不知本陷亏私且僞者也私僞之
心積呂希報故飾爲善其濟物幾何希報切報不至將疑而
息報至將驕而怠動爲誕耳何命之大也佗大命說辯爾岐
早歲工科舉之文好掣幽蹟鈎沈引心孤冥極題事與際自
謂至樂亦呂謂贊獻羔鴈之續盡信竭誠無苟然而已久之
其父石首驛丞行素離兵難爾岐創怛甚欲身殉又欲棄家
爲道士顧母老而止然遂焚毀諸生業別字曰蒿菴鬱伊屏
處不通人事而大覃恩儀禮周官曲臺記易詩春秋作資治
通鑑綱目後語呂見志志操堅定履苦節而甘愴怕平中宿
究不耀詣益精游泳六藝昇其會通怪慟世俗喪葬聽巫覡

算閭居士集

卷五

四

創意崇奮傷教化佗後世終論二篇謹俗論一篇文多不載
又淡悼學者樂呂詭辭談中庸傀瑣亂經非法蠹蝕人心不
可呂默佗中庸論其略曰中庸之尊于天下久矣而不卒小
人之竊駕其說呂便利其私踵相接也蓋言中庸而不指名
其的故人各尋就其所便呂爲說愚蓋嘗讀中庸之書而反
覆之矣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其禮之統論約
說與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呂就亏中天下之人質
之所不優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術而贊呂坦
易之辭呂究其說亏至淡至大至盡之地所呂堅守禮者之
心而統之一涂也是故始之天命呂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
性先之矣不然不汝誇也極之倫彙典則呂表大業曰斯禮

也帝王之所攷名教之所貫無或貳也要之明誠曰大本事
曰斯禮也非明無曰通微非誠無曰正隱非曰爲外也由是
愚不肖者知所企而賢智者亦各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
中庸之書所曰繼六經而策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第空縣
一至美之僂杜事實之外聽人之儼豈聖賢大言明善止邪
之本意乎難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蔽之禮則聖人
之道無曰加亏禮乎曰禮者道之所昇曰微事者也故其說
不可單聖人之所是禮同類也聖人之所非禮反對也易之
失尊書之治亂詩之貞姪春秋之所誅賞皆是矣盡六經之
說而後可曰究禮之說而後可曰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
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昔者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

尊聞居士集卷五

五

仁仁不昇禮無曰爲行竝無曰爲存禮之所統不旣全矣乎
吾故斷曰中庸爲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它
也漢儒取曰記禮昇之矣爾岐同縣邢生者居窮約熱中怨
激佻天道難知論曰自悲爾岐傷其意紬其說曰爲天道難
知非天道之難知也是故求天道者之自爲不可知也其視
天若有國之君然曰縣賞罰曰待功辜銖銖而權之寸寸而
度之毋怪其愈推而愈不應也推而不應因曰衰君子之心
佻小人之氣吾思其說之長也佻天道論上下篇其上篇曰
天與人之相及也曰其氣而已播其氣殺曰降命而人物滋
濁駁之搏謂之物清醇之搏謂之人搏之而形謂之質質大
而事起事起而勢成勢成則人亏是昇曰專天之氣用物之

精相感相取相愛相攻相薄相摩相歎相歛相蕩相轉日新其變巨究其勢而不自知其至也聖人疏觀其勢知其衰興波之數百季之前應之數百季之後若刻符券人曰爲聖人之亏天道如是其曉白也而破其大言不迥曰憲迪吉從逆凶福善禍姪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已其曲折參差或亭或回或達之勢不能爲人析言也而世之人不能通知聖人不能析言之微冒報成訓曰衡古今禍福之數見其不應憤而辭之遂巨爲無天道亦固矣且古今僨善不善之較最著者無如周秦曰周歷八百秦亡二世爲天道又卽曰周八百而威亏秦秦祖孫繼惡而卒威周爲無天道不知周之八百周之善气足巨及之也亦文武周公聖聖繼善巨勢而被之

尊卑居二集

卷五

六

八百也其凶也善气盡勢殺善气盡勢殺則凶焉豈不宐也秦之威周也秦縱其滔天之惡巨乘殺勢周之殺勢逢滔天之惡其能固與二世而惡之氣究惡之勢至亏不可益惡之勢至亏不可益則人之怨怒之勢乘之而全而世之人悖指之曰天道曰天道者猶之曰自然已爾勢之所必至而卒至气之所必至而卒至安鼻不曰天道也難者曰國之興替是則然若夫季命之承促子孫之蕃子盛衰无妄之禍无妄之福或類至或至不巨類此其勢安出與曰天之生人猶父母之生子也气至則生矣人之昇是气而凝之則曰命其昇之也若器受物狹則受少宏則受多承促定亏有生之初速期而盡天之不可如何也至其子孫則天之气與其父母之气

相爲多少也。父母而賢而氣適少，天不能以多與也。父母而不賢而氣適多，則子孫昇蕃焉。適其清昇賢焉，且昇福貴焉。氣之所乘之勢如此也。爲善爲惡，人見之氣之多寡，人不見之矣。輒所見疑，所不見不固與。然則惡人之子孫逢吉者，蓋希矣。是非天之抑制之，以然與。曰：不善人之不足，以召善也。猶濁律之不能爲清聲也。其用天之氣，如烈火化物，費者實甚。將其身之不康，子孫逢吉，又安可幾也。而至衰亂之際，則反天之氣倍，且而鄉莫若羣汲之井，清者不給其時之人，道不立。又曰：以昏戾姪僻之氣，擾汨殺譎之結，爲客氣爲彗，字飛流爲震爲霾，爲水旱爲疾疫蝗螟眩害人物。天之常然之性，鬱而不通，惡者騰客氣而游相輔，而恣其時所爲禁奸。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七

防民之具，適足以制善人。賢人君子惴惴然，比彙求自善潔身而止，無由張布。聖人經法破沒，陰邪則富厚榮利殖子孫，博碩滋衍不惡者之歸，飄歸哉。至其勢之極，不可益，則天之常然之性，亏是復伸，善與惡受消息焉。氣之所至，曲折之勢如斯也。是亦從乎國之興替爲興替者也。無可疑也。曰：善惡之氣之行，以勢有如是惡者，其知所恃矣。曰：否善惡之事，不一身止也。是且被之人，不一人止也。是且被之人人，被以善而不喜，被以惡而不怒，人情乎勢也。者積已之善惡而成之者也。積人人之喜怒而成之者也。善惡之勢成人喜人怒之勢，亦成勢成而惡者自防之勢，皆怒者可藉之勢也。其不曰此事應以它事應不曰此時應以它時應，需其成耳。故善之

勢失受制于惡惡之勢成終制于善善可使極惡不可使極也易曰善不積不足曰成名惡不積不足曰威身則勢既成之說也奈之何可不一于善也是故古之善人嚴慮摧嗜欲曰杜費致昇失慎言動曰利用親君子附衆人曰增烈正基緒教子孫曰永世動而昇吉人曰爲天之報善人者如是也不知善人之積曰自全者如是也人之求天道者則積不至其分而責其應積不至其分而責其應是朝播種而夕詣穫際隕霜之時而求嘉禾也不可昇矣然則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易曰言行君子所曰動天地論語曰獲辜亏天無所禱之數說者非天之衡人至切之說與曰非其衷也人之不可絕亏天也猶艸水不可絕亏地也裊茲不屬非地故奪

算閩居士集

卷五

八

之而自不生人之受是氣也其末杜人其本杜天振其末即動其本爲善爲惡必有相及者矣相及而逆其常然之性則自爲竭絕之道也夫子所云動天所云獲辜言人與天之曰氣相屬也故善惡之自諭者吾達夫天之實也人與人同繫亏天善惡之被亏人者吾與人相連而達夫天之實也至亏善惡旣形積而成勢勢之旣成禍福歸之則皆善惡者之自致如此耳然其積之未至勢之未成亦必有受損受益者矣小益而人不及見小損而人亦不及見而積而至大者世不恆有人之所曰終疑天道也曰伯夷比干積不至乎曰伯夷之賢賢于餓比干之仁仁于死惜伯夷比干而曰餓與死者疑天道是惜其賢與仁也伯夷而干鍾比干而苟存何爲惜

之矣。因勢呂成吾志亦曰天道而已矣。則甚矣疑天道者之與亏惡也。其下篇大略呂爲曰天道爲必不可知者。彼其初固未始不妄意其可知者也。呂爲可知而責之責之不應。呂爲不可知而罔之責。慈亏父必無孝子。責禮亏君必無忠臣。責福應亏天道必無良士。責天之過。竺者責己之過。薄者也。其心曰我之所爲已是矣。無非矣。天之列我何等也。豔人之昇之曰彼何長亏我而昇之我何不遽昇也。亏人之失之曰是亏法宜失身履憂患焉。則又訝其何呂竝及也。有一昇則曰天道有一失則曰無天道。百卒之內不能有昇而無失。故疑爲有疑爲無。反覆不能自浚也。又曰天道終古予君子而世人終古疑天道則何也。呂故分不可昇而明也。雖有上智

算閩居士集

卷五

九

必不能知天所予之故分矣。後之子之不昇而知也。奪之不昇而知也。而或予或奪必有不如其故分者可。呂意浚也。其卒歸亏居易俟命可知。不可知交信其必有交。呂自威而曰日用飲食爲奉天達天之實。其言穿洞理要切。澗解人心。邀牽迷繆。虛妄之結。使循亏正反求諸身。復人道之常。其亏天人之際。可謂精白矣。其居敗屋不修。治藜莠塞遂。蔬菓養母。集其第四人講說。三代古文亏母前愉愉如也。聲華不出州里而戶外錯長者履跡。是時崑山顧炎武。呂博洽名天下。持崖岸不宥假借。人人昇偶語爲大。牽游濟南偶亏官所聞。人談儀禮駐聽之。則指畫古宮制。朝聘大高。表次著位。士密禮內外男女賓主。東鹵面南北面。哭泣吊問之次。東鹵階登。

降送迎之節又說鄉射大射鄉飲酒燕禮歌樂飲饌之算纒纒數千言條理純貫并辦不闕不慮衝口鬯肌而辭因不順比則大驚問館人曰彼何者館人曰是鼓鄉里句讀師張生也厥明炎武戒僮僕肅名刺修古相見禮相與論議甚歡愧相見晚定交既別去相存問甚殷炎武呂爾岐師法程朱好言性命天人之際致書規勉謂性與天道子貢不畀聞聖門下學之功惟博學竺志行已有恥二大端而已心性天命弓學者本務無涉焉爾岐復書其略曰伏承德音訓厲諱切爲惠甚大所諭博學行已二事誠學鶴也爾岐老矣博學已無及竊願底厲其恥呂終餘季耳性天之說孔子固不常言然與門弟子數復詳說者何一非性天之顯設散著者與誠弓

尊聞居士集

卷五

十

博學有恥踐履淵密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是故滕口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而識侈亏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已劈探力索亏且莫不可也未始不可優柔漸積呂俟開寤如謂亏學者本務初不相涉是將徧窮天下之理而反遺其一身之理知有未至其行果能盡善乎其生平論學大旨如此爾岐幼莊飭廉隅畫然行素難其偶曰是非庸子之儀匹也吾見其器矣聞朱氏子賢委禽焉行素苑家中落朱氏婉婉從姑甌婦道周謹勤操作呂左衣倉雞初鳴則燒鐙滄湯撼爾岐起曰忘先大人之教乎爾岐爲之蹶然起大謝曰不設 聖清之設科也有司呂爾岐名宿竄爾岐名試籍中爾岐聞之竊語朱氏曰子

會貧苦卿久矣煠試且有旨報卿朱氏曰嘻君忘先大人堂上老姑乎妾何故乃苦貧其君實苦貧辭其厲色甚悲爾岐謝曰有貴人知予名私辟之未之許也用覘卿之志卿能爾吾又何憾矣爾岐因是益自闕一意治古文造儀禮鄭註句讀十卷易說略八卷詩說略五卷老子說略二卷夏小正註一卷弟子職註一卷蒿菴文集二卷蒿菴閒話二卷濟陽縣志九卷晚歲好春煠造春煠傳義末成而卒

羅有高曰余過濟南濟南人爲余言張爾岐曉天文推步能前知異之爲神人及余從益都李生游讀蒿菴文集及其行事規矩矩有道蘊儒也故撮取其論學之要著亏篇

淇縣典史汪君家傳

尊聞居士集

卷五

十一

君諱楷字皆木又字南有其族別自徽州婺源先世凡再遷而著籍紹興之蕭山君始暴術學亏翰林蔣拭之家貧嗇亏養因而治刑名釐殺辨贖上下比服輕重條理委曲綜會軌貫矣念折獄之難思疏粗錯繆虧仁韜不肯巨試更廢居而事賈已而爲典史衛輝淇縣視獄囚喟曰是亦學者求仁之地也舉吾職而已既居其位復傲然存不屑之心標置高雅頽放巨太異與詭隨關葺等耳君子素位之道果若是乎哉亏是覈囚米嚴禁獄卒私掠囚械器刑具不載亏令者斲棄之病囚醫藥必選擇按驗乃進用拊循開覺若母若師曰有常不巨巖沓狀息視囚外手書咍哦泊如也不妄受辭訴

無襍謁縣符下有所籍訊從容究壘未嘗輕杖人嘗曰倘受

杖者緣此塊惶哉其生吾能不疚亏志乎杜淇凡八季目親
老引疾歸未幾客廣州卒亏廣州

論曰有高與君之子輝祖友善尋徧觀雙節堂贈言至君處
驕弟咨嚙村度歎爲難能君杜官君之弟亏家常嗜酒縱博
破君所置產負責不訾君歸默不問且爲償所負曰吾父母
之少子也獨竭力辦養葬呂旅亏物物二十餘季矣淇之人
尙有述君仁恕之施流涕者君之論素位率常德厲官箴宜
其能感人至是然而如是爲止矣惜哉

蕭山淫氏兩節婦傳

蕭山淫楷娶方氏無子貳徐氏爲生輝祖而方氏幼繼室呂
王氏王氏歸五季楷卒南海當是時楷有母季七十輝祖生

算聞居士集

卷五

上

十季王氏年二十八徐氏年二十九族屬凋敝楷弟模盡室
呂行資產落責負者踵接變鬻雜出王氏徐氏持輝祖向楷
母而哭楷母哭輝祖哭王氏徐氏益痛替不知所爲徃徃忘
會事有閒王氏念曰姑老矣孤弱持徐氏而謂曰嚙夫娣勉
之無然從夫子死命也從夫子死而使姑無賴養而使老姑
不呂天季終而夫子憾無終窮也淫氏三世遺孤一人焉其
承命焉其才焉吾夫子將釋憾亏吾兩人淫氏之先將釋憾
亏吾兩人非然而吾兩人今者死而何辭呂見夫子也且呂
何辭見淫氏之先徐氏曰其然妾無知妾乃今日聞知也亏
是王氏則拜賣其嫁時衣飾呂償宿負勤鍼紉紡績織作用
資朝夕需而徐氏兼親井甕米鹽濯汲浣濯雜總一心合志

整肅門內外嚴籛中施覺亏淫氏者日斂戢鄉鄰更感動咨
嚙相與矜慕焉及輝祖少長服兩母氏訓力學爲名諸生久
之舉亏鄉

羅有高曰輝祖舉亏鄉之明季是爲祝黎赤奮若之歲予至
京師餘姚邵二雲爲子言淫孝子輝祖事未嘗不正襟沈吟
太息也及予昇見淫孝子輒絮絮述其兩母孺人貞苦節植
淫氏禊屯難中反復不厭求爲兩母大傳且曰吾無巨事吾
兩母吾私獨幸天下能言君子章吾兩母之志吕文畢吾生
焉如此夫二雲數僂淫孝子有吕夫兩孺人甘志辛劬不卽
倉迫死可謂明義知重輕者小雅云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
恐將慙惟予與女嗚呼豈不難哉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三

楊節婦傳

瑞金楊節婦賴氏者縣文學賴聖休之季女嫁同縣進士楊
亏位之第四子曰其琚季二十而寡無子其琚之疾草也泣
與婦設曰吾與若不能相守矣若善自爲計婦嚔咽言有如
不可奈何者我無子從君尔其琚遽曰惡吾兩老人季就衰
我死若殉重傷堂上兩老人斷不可若季自抑息大義奉兩
老人終天季且季爲我置後吾瞑矣節婦大慟頭搶地鬮家
人持之已而蘇印天大號復鬮如是者婁姑劉孺人泣謂曰
若不念吾乃竟不念死者言死者言昨日尔忘之且不祥若
季記之節婦寤久之瞿然曰唏姑言然姑言然情迫神竄去
體肝膽裂誠不知忖度聞大人言視聽反覺有天日世界復

噉曰天乎吾夫焉往乎去幾日矣鄰里媼婦襍言曰某日
斂某日七某日且二七十餘日矣吾輩迭扶持出入竈下煮
湯蒔候視孃子亦十餘晝夜矣老夫人馮棺哭子入閨哭媳
兩目腫眠會日殺滅愈顛顛矣節婦涕滿頰泗交頤踴起徧
拜諸賓曰啼吾何敢吾何敢吾今知勉矣是日也始進鬻會
旣大祥請亏舅姑呂伯氏之子元灌爲後進士故嘗爲縣然
貧甚無財產分諸子節婦守窮約甘之竭嫁時莊奉舅姑餒
餘已會元灌自采野菜味粗糲會之宴如也久之元灌成童
入小學節婦顧而喜俄而元灌患足疾兩腳攣不自亏行起
坐會飲便利節婦躬抱持醫治十餘年其方不踰竟跛節
婦自解曰命也夫何怨爲聘婦娶有日矣而元灌已豆豉殤

尊聞居士集

卷五

古

孃孃無依然事舅姑日益謹舅姑益交賢之也劉孺人彌留
時子婦旋而泣孺人從被池出金耳環一雙目授節婦曰無
已報汝已足忘汝孝節婦姪昌清者進士高第弟子也師弟
相尋驪同里閉過從講學最勤一日昌清過進士而進士倚
杖掀白髻方怒節婦盛氣譙責若不可解入視姑冰左閨中
禁桌不能發語淚被面昌清愕不設問故別去它日請聞曰
姑素謹前者已何昇鼻先生也進士愀然太息曰嘻汝姑賢
吾曷爲怒之第吾老矣吾死汝姑將益難吾嘗設身處之誠
不足存渚婦人不服詩書保無變志吾故爲無理之怒已觀
之默而引鼻但咎不能奉養予已足爲愧其亏義堅矣吾卽
且莫死吾不愧汝姑賢吾曷爲怒之節婦見年五十餘嗣子

未去又無有呂其事上亏 朝者蓋去其珺之死已三十餘季矣

論曰乾隆四十三季昌清會試京師出節婦述悲切求爲大家傳子觀節婦之義備矣易曰甘節亨誠甘之彼其視窮餓死生險夷坦若寒暑晝夜之敍矣能無亨乎坎之彖曰維心亨亨者心亨之謂也

阮生傳

阮生者寧波鄞諸生名慶榮字一懷天性靜潔淵穆喜啣洎道士觀端墨跡跌規內外身世甚白求哲于倫而恕力其摯也求辨于物而忘其至殺至墮而竝育竝生也久之瞿然曰吾今而知人之爲天地靈也吾今而知人之爲庶品尊也夫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五

孝者恆其靈常其尊冒萬物而總慈之不剝于欲庶幾乎全受而全歸者古之博大真人哉吾舍金丹吾曷從事焉金丹者知之至盛者也人之生也目內萬色耳內萬聲舌內五味鼻內諸臭手足無知矣心使之則持行內東鹵南北高低方圓工巧肌膚無知矣而內寒燠滑澀疔瘡五藏閤矣好則內會飲輸寫之節其病也藥物順逆無不內也是金丹之散著百體爲身光明也世人既其散不反其宗椎完璧而碎之甘與木偶紙鳶芻狗出沒情偽攻取喜怒愛惡兒戲辟繆之場呂博亡縮亡贏之利市卽無呂有其尊靈與物儕而不足呂爲天地靈也是呂督理瀆倫爲物蠹殘夫尋金丹者滙零壘衆知而壹之乎太乙者也厥知灼灼若燄燄火有或歷之輒

燒故能不訶亏欲杜欲而不剝可曰事親可曰水季生既已
自營意念其中高緒委折準繩規矩權衡多未悉恩明導
輔則儋簞游武林亂大江溯荆楚襄回龍虎山中所至名山
水皆有詩詩比家居時益富而奇多青霞黃芝之指覽其詩
知其亏金丹大藥至殷也久之倦而歸息結廬先人墓傍墓
杜寶巖有亭名寒碧切墓左側曰貧故結廬之志不遂則曰
寒碧題其堂題其詩文藁曰吾曰志終古之慟也歸里後復
徧游四明諸山水至大嵩賞其博奧築小方壺憩而樂之數
月而病作至家瘖不能發聲比化指畫三十二福地之勝促
制道莊有小景屬補作廬墓狀宛然若蛻云平生工書工畫
蘭癖視愛梅竹化之日所愛梅竹竝枯矮季四十一

會聞居士集

卷五

十六

羅有高曰生化去之十季予與生同襄弟增榮同客京師文
善增榮出述求爲生大家傳予置述別詳問生生平議論釋
之昇其條貫微言也烏巢不章又其言可曰整予之慢是曰
詳次之

貞婦屠印姑傳

印姑者姓屠氏寧波鄞縣人其祖父倬官至按察司僉事同
縣陸氏有不才子耿章墦印姑贅于屠氏素從惡少季游嗜
酒善博蕩其先世資而尙多負諸惡少季錢也諸惡少季廉
知姑殊色縱負不問而教令日闕屠氏求別居不能尋則令
詭託拜母忌辰挾姑歸歸輒畱許壽者耿章奴耿章嬖之絕
寵則授意壽令逼姑因可通諸惡少季姑先後嚴拒卒脫耿

章無如何怒挺繫姑楚毒備至碎裂姑相衣帷席幽別室室
臨衢壁敗姑時有身矣方冬衣破相衣席藁諸母諸妯臨窗
爲涕泣耿章恚出巖言抵突小奴取團蕉竊飯姑耿章撻奴
幾斃遂無有設視姑者閱數日子死方腹腹腫偃坐寒桌
微號而已幽室內十四日耿章反復挑使從已不屈竟死姑
既死父弱不能報也陸氏族聞憤聚徒繫耿章斂姑縣人觀
者皆解曰貞婦貞婦皆大哭哭皆失聲正晝斗暗驚颺卷沙
石事杜明天啓中

羅有高曰貞婦死百有餘季貞婦族人屠之蘊爲子述貞婦
事如是竟不能詳其季月甲子矣昔明歸有允氏傳張貞女
與貞婦事絕相類張貞女遇姪姑而貞婦逢醜夫親戚不自
尊聞居士集卷五

十七

游鱸山記

靚閔受侮而卒皎皎竝允乎妖陽賢矣乎烏乎上天甚明且
仁何惡州嘉禾徃徃而同眈也噫

鱸山水國也天目山人與定湖子約爲汗漫之游不記日月
不阻道里若遺若忘遂經巉巖渡惡谿陸行用屐水行用匏
山行用藤蘿泥行則赤腳歷境億萬最後昇鱸山遂忘反焉
所經異地凡三十餘處與心爲化殆非言所昇而窮也

鱸山之爲峯者二十有四而丈人峯魁岸出雲表踞鱸山之
中頂岫出若髻肩聳背益頎然撫諸峯峭削子特中壩裂有
仄磴僅容半履雲氣周回非大晴霽不能造鱸山之民罕有
至者

由丈人峯南行七八里望之皚然螺巖若積雪爲積玉崖巖
瞰大澤洪波震蕩其下石激水怒去聲如巨雷舟從駭洄中
躍尾下入層波之底至馬肝麓乃出波攀釣魚磯而登焉游
是山者必潔齊無疵行乃可至否則撞之石舟去碎

積玉崖之陰有洞澗敞曰象牙洞一石倒垂圍二三尺許長
丈餘中曲尾厲岌然揜洞門昌氏之先有旭者遁此習天台
止觀季百餘坐化去其肉軀猶杜也由左脅緣墻徑中捫葛
而登造其頂益奇石筍橫弩如置笏曰萬笏頂

切肪山者明潔與積玉崖竝其一面鏡平可鑑豪髮鱸民云
積玉崖有神女晨出理髮兮切肪下故又名鏡山切肪之名
不知昉自何代蓋委曲之士不設游焉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七

鱸山之峯有名拳石者杜鱸山直拳耳然凹凸巉縵能自爲
異雖自丈人臨之其傲兀之態不殺也於戲若拳石者可曰
拳可曰石

切肪之野曠如也正鹵四五里有山巋然而黑其二面若大
柱曰鐵面寨鱸人嘗避兵于此卽其麓斗拔不可仰視側身
曲徑行百步有石臺平廣可坐二三百人寨之守望也自石
臺及巔皆沿磴蟻行其巔有湖曰洞蛟湖方廣可半畝鱸人
云雖甚旱水不竭也自丈人積玉爛穴外當鱸山鹵面者鐵
面爲最廬舍陂田竹樹自成一邨

由鐵面寨東行七里巖洞閉宋異香郁然著衣經月不散曰
冷香塢怪石張拱之塢產素心蘭多麝久坐則寒氣入毛孔

齒戰骨巢盛暑必衣裘乃安游焉天目山人爲賦詩曰六月
嚴寒生之境最宵聞蘭麝菘菜崖數香潤苔壁藏府受奇芬
鬱爲衆香國

爛公崖杜鑪之北谿去鐵面寨可十里崖側去谿上石理錯
裂若爛公因呂爲號爛公之麓魚艇往來循爛公而漁者趾
錯也予游爛公時見雲氣縷縷從裂罅出帶谿旋繞之境恍
惚與積玉等

鹵入鑪山舟沿鑪水數十里境深窅有壺焉正晝不見日景
印覲之石森嶙若獸踞者曰眇熊壺鑪之居民數十家而眇
熊壺曠莽六十里絕無人跡水聲澎湃獸羣哮而游鑪之漁
者樵者及眇熊而止自眇熊壺入百步有洞深不可測嘗有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九

黑氣從洞中出則成陰霖或曰毒龍之所潛也

回望峯出眇熊之巔腹凹折驥首而南顧自眇熊至爛公六
十里峯悉東走回望峯獨否左凹鬱雲剛風嘯其頂不可登
扇峯杜積玉鐵面之閒岸鑪谿之隧下狹上展石理斑爛若
虬螭若枯樹倒豸天繪也

丈人後有石植去殺丈人三之二土人云檉石也察其形若
老人傾仆然頂銳面縐中突下挖侶拱手而袖丞者

鑪水之支右繞出眇熊壺後宛宛八九里注爲潭大石橫起
旁阜中平廣臨水處竅歷碌然水穿穴竅中出入流水石相
切成音曰彈琴磯也

由積玉東行十里昇異石一曰馬肝紫體而白巔巔齒齒如

鋸牙下體偃蹇其下有圍昌先生隱居杜馬

壚山之陽有名癩石者石何巨癩性情異諸石世人莫能名則癩之矣無癩石不見壚山大無癩石不見壚山奇或曰石常蒸氣觸之者醉七日不醒故癩之

扇峯鐵面之閒砢然中斷兩崖斗絕坦藍橋巨通之方平如削瑩潔可鑑古藤蔭其上盛夏不漏日光

童子峯杜丈人之鹵北丈人偃撫之若負劍辟咄詔之者童子鞠躬肅若承鼓焉

流雲洞界積玉霹靂之閒洞口微暗側身入沿水行至數十步田園曠美成邨落一澗中分水四時澄脰夾澗亟揚數十株多鶯鳴聲下上頗與人狎習土人云洞中無紀日晝黃鶯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二十

鳴田事興產黃精極肥巨富客飼老人小兒巨富梨臬

流雲洞之左有霹靂岫墨鬻枕其半若厭之岫力愈怒醜異蒼剝極淡未有測之者土人言昔有蛟蟠之將爲孽震方雷瘡壚有病疫者拾岫中黑石煮水去瘡也

釣魚磯杜積玉左脅砥平廣三文長倍之背積玉下臨羊腸澗雖甚暑寒不熱凍徃時有水怪啖會人浩吾子者壚人之尋道者也比栗絃爲絲餌巨馬肝釣而放諸海壚人德之藏其絲于積玉之崖度殘肝于澗土人云今之馬肝亟絲其遺跡也

羊腸澗發原馬肝委蛇行石罅中繞橫玉經方山出獬廡之背道爛父與壚水合匯于藍橋入帶溪焉天目山人詩曰通

都無羊腸壚山有羊腸都人有羊腸壚人無羊腸發原馬之
肝委蛇薦之背曲曲達藍橋意與僊靈會靜夜非笙簧依微
送天籟

獬廌齒潔白柴去骨楞楞傑張蹲後踞前縣囓展胸印鼻吐
舌出從前足下削入地傍岫而居者五六家牛羊雞犬狼藉
不樹圍柵無虎豹豺獺之患土人云徃季或莫見山魃嘯而
過岫下忽反走而仆久不起觀視之僵矣岫之靈異如此

屢索登丈人峯絕頂盡諸山之陽山窮水旺不見水尚默默
昏昏然安巨爲天地之際土人乃云帶谿也

蜂巢當帶谿之鹵遠望如籠近察之渦注厯碌黝黑貫類蜂
房無蜂而產蜜餽色正紅土人云甘露液所成也食之卻百

尊聞居士集卷五

五

病耐老子游壚山見百歲老人十餘輩巨此與然心術不修
正者勉取之徃徃眩而顛亏崖支體去碎類有神物馮焉是
可異也爲賦詩曰去螫巨蜜生挾螫巨蜜死世人樂長季何
不循天理

鷓鴣鳥也鈎噴利吻壚之山杜蜂巢上者肖之因名曰鷓鴣
石張兩傍若翼耽耽視欲攫蜂巢而啄之獬廌踞其傍開目
瞪視遂伏焉

躡霹靂岫之鹵頂有山矗起曰墨華山肩負丈人峯尾爛久
而鹵走僂癩石巨戲質如玉其文隱秀若灑墨蒼厚而渾然
非臃腫者臬岸而齟恥巨鐵利鉢人蓋彬彬然壚山之士峯
也

罇水出丈人峯之半瀑布數千尺縣瀉至其麓汪洋澄淨不知所洩土人云水伏流三十里經流雲洞及洞口而盛道墨萼過癩石獅鷹鷄嘴兩山東之勢益怒衝擊兩崖匯帶谿焉而礪山諸峯環裹之勢忽中斷偃月磯長僅三四丈廣不及三之一飛接兩崖閒水從上下奔注巨浪澎湃遠望若鉢雲而磯上水常不及鄰可揭而涉也

石竹山房記

石之爲德也止其比族叢類巨高博附土載動植產五金阜齊民貨財韞寶玉怪瑋諸奇物光飾典禮天鬼上下賓交之接其畜洩雲雨而靈噏噴日月河海之精通貫帝謂曰時施澤潤下土而不功則止之爲德神哉今夫竹其質近木而直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五

理虛中而堅表其生也乘雷呂萌勇方進才竭乃已老而材亏人或完或斯或雕宋不形喜怒性若慕石與石居不獸品儕松柏之閒安節而不矜竹之德也石之德近方聖厥象冒其聖人敬止之悒與竹之德近方賢厥象巽震順呂動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雷之益也夫大學之教始方知止終方敬止緡蠻之詩聖人勸學之悒也易曰介方石不終日貞吉聖人研幾之哲也穆穆文王其方石德備矣乎衛之武公法文王而備竹德者矣萊竹之詩曰如切如礪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德至此盛矣幾方石矣陳生暉吉請余名其讀書之室余纂石竹山房呂應之既又請其義於是依經記之士苟志竹而師石釋回增美嚴善過呂求止其庶幾矣

乎

五蘭堂記

余聞妙峯陳君兄弟孝友之美自余友邵君海圖久之邵君邀余過妙峯而信宿焉圖史莊秩庭葩靜蠲其長者端愿而慈諒子弟文秀而謹恪心樂之信邵君之不虛譽其媿也陳君同祖兄弟五人長鴻緒次沛緒同尊一君子次煥緒次安緒顯卿君子次宗緒尋室君子而沛緒出後尊三君先是陳君大父吉祥君內行純竺巨善事父兄聞縣中兄吉人君卒遺一子一孫嫂欲別屋居意甚浚均田產錢穀別居之俄而日就困復迎嫂與其子孫共居如是者三最後遂呂石塘舊屋畀其兄之孫又漢而自攷室亏妙峯伯叔季高季不永萃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三

家政亏顯卿君顯卿君老傳長君鴻緒長君既督家亏是反吉人君之孫同室居婚其子嫁其女曰吉祥君之志也賓祭之儀斗斛之量權衡之輕重予貸賙恤之式遵吉祥君舊錙銖尺寸凜凜愆忘與諸弟相敦唯吉祥君遺教是聽長少無譁各共靖職業門內肅離近五十季矣蓋邵君與余言者如此其後余與邵君再過妙峯陳君兄弟請余名其堂余名之曰五蘭邵君曰何居乎玉蘭之說也願吾子陳其義而記之余惟中古多取類常棣紫荆期詡人兄弟夫周公閔二叔之不咸田氏感荆枯而再合其情悔其志苦其事可爲誠畏而不必其爲夫經地義民行之彝嗚呼此行葦之所預彌縫之令漳卽彼角弓杜葛藟所爲變本加厲也若後世學士

大夫之觀倫衆文亦第奪其陂能平徃能復歌詠誦說令人
念厥既呂慮始豈其誠有樂焉而企慕之也故余創呂玉蘭
名陳君之堂余攷小雅笙詩白華其絃曰孝子之潔白也說
詩者不詳華狀類余意呂爲樹之亭亭修幹華表裏通白照
夜若晝江呂南名曰玉蘭者庶幾近之玉呂言其明潔也蘭
呂言其馨香也明潔馨香其呂修亏家也全矣乎不黷亏貨
不賢亏色不豐亏私昵樂隆禮蹈義小大率由所謂表裏通
白照夜若晝者也是孝子不服闇之義也是其翁兄弟之本
也陳君兄弟其足呂象之矣白首愉愉各無不白之衷各無
溺情之舉知明而處當仁廣而恩周措置慎初不抵亏悔子
弟彬彬服繩檢近文章傳曰上下皆有嘉德無違心也所謂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五

馨香無讒慝也詩曰惟其有之是呂侶之是則比亏玉可也
比亏蘭可也合玉蘭而白華之呂謂吉祥君之孝子順孫亦
可也邵君曰善亏是陳君兄弟相視而喜曰德音也請書之
遂書之屏風

邵元圃先生懿行記

先生名陸字東行自號曰元圃寧波鄞縣人系出宋大儒康
節先生宋之南也其先扈而南宅姚江歷慈谿遷鄞明宣德
初有諱玉者歷官至奉直大夫雲南貴州按察司提學僉事
開弟鑄冶坊族望亏鄞祖諱某隱德不仕考諱某縣學生皆
呂先生貴贈奉直大夫先生少有遠大之志自呂姿鈍刻苦
如成人家貧膏不繼夜有月就月讀書無月則背文而誦循

環不馱弱冠卽爲里中生祭酒藉呂養益務博觀精取已而
補縣生員弟子日進先生爲學規朝夕程督講三古前史之
載琢磨經訓勸品諒居府城門外聲藝徵逐之習漠不一省
也久之學使長洲彭公察舉優行貢國子監未行有母服服
除入監肄業明季取充學官教習明季補鑲白旗官學生故
多功臣舊家子多異材主者與爲旣虛設勤惰簿朔望上祭
酒司業圖滿三年俸無過而已先生至學設規條如居鄣時
講說不倦諸生訢訢慶昇師別館生相傳慕而歸之先生悉
引進開曉呂大身之道屬文之法不區人人各充其懷呂去
明季舉順天鄉試又二季教習期滿引 見呂知縣用比將
謁選會甘肅莊浪縣鮫官先生行念曰吾父奉踰八十家貧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五五

今卒祿養巨娛老人萬一昇莊浪道遠奈之何吾巨情陳求
近地而可呂告文學君文學君恚曰吾老尚健飯也甫入官
輒忽規擇便利涖官不敬莫甚焉且謂孝乎先生唯唯赴部
選果昇莊浪之官愈慕文學君自傷默默也總督吳公前國
子監祭酒雅重先生廉知先生情爲寬語謂曰莊浪瘠距東
浙又遠賢者積心將父息苦卒自節憂勇會好爲之博封典
告養未晚時乾隆二十一年也方事伊犁平罷軍莊浪歲有秣民
供維謹而不廢民事二十五季伊犁平罷軍莊浪歲有秣民
大蘇先生卽疏狀陳請歸養吳公曰子之請久矣告養者例
亦昇請封子其行矣明平二月歸文學君猶健勝瞻依晨昏
者十閱月而文學君捐館舍人呂爲先生忠孝之感矣旣已

葬除服引 見復爲莊澗莊澗老稚聞而謹扶攜夾車爭先
視顏面爲悵已則忝麾手譁笑曰邵父來也是時大吏檄修
築莊澗城先生昇檄則閉閣淡念己爲莊澗貧凋瘵城材無
所出又佑功素不習諳憂之頃之父老數十輩造縣門請白
事僉曰修築城己衛吾民也公興事必不厲吾民且徃者公
活我婦子衆矣吾民歌愬至今未忘也欲報未有地百公今
去出片紙役吾民誰不踴躍者公母憂明季二月興功功料
一切依估計給發民益勸趨事益勤遠近丁壯雲集器具不
苛而備竟功未嘗鞭扑呵斥人九閱月而城完驗工者謂可
三十季不啻也吳公出巡視城大喜奇先生才意且遷繁縣
未幾吳公去三十五季先生己病請告委員且至行有日矣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三六

會吳公復來入境聞先生已告病遽語道府曰是循吏也吾
方欲倚任己治奈何聽其去及先生謁吳公而諭留先生慰
藉甚至檄止委員亏涂卽命先生勘隆德縣災其季十月吳
公薨文公總督陝甘十二月部推會理州知州明季三月部
文至先生自己奉高四川督桂公又向時受業生當引避己
文上文公是時金川用兵文公止之曰無然屬軍興正賢者
效命之時其頷咨徃矣八月赴部而文公調四川九月引

見十二月抵四川省布政錢公按察顧公皆先生舊上官也
喜而相告曰循吏至矣會理不足煩君酉陽改土未久號難
治君爲我徃撫之攝酉陽三季餘弊精竭神牙齒盡脫婁乞
休卒不昇請久之四十一季春先生己事至省治會金川平

大兵振旅而東則大喜且曰吾今昇告矣先生雅與顧公有同心至是同乞歸先生請事未畢而顧公書先昇上至五月始遂所請而先生季已七十矣始先生之爲莊浪也自爲箴言條之昇八十餘事蘭畦歐陽公知蘭州見而善之錄呂去後爲按察河南增列十餘事鏤版印行命曰筮仕要規歷宦浙江江鹵見僚屬卒持是書相進勉先生居官尤能自繩刻求踐其言杜莊浪念其地確民皆窳其俗好訟信巫其倉儲不充而旱雹頻乘爲厲憂之其春民上狀借子種先生不許有謗者不爲動五月縣東南大雨雹先生行視喟曰此發振時也大具狀報聞狀行大出子種令翻種其冬孰收糧亦昇邀豁免民歌之曰雹損吾禾旱魃又那邵父不處旱雹奈何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五

二十四季甘肅普旱倉儲不敷給先生出位言請撥陝糧協濟誚責隨下不屈當是時也蕉口舌勞心忽僖處分昇糧一萬五千石或振或借或平糶其孤寡客民別捐俸糶需呂會之所全活不計鄰縣民見莊浪之人無饑餓者越境陳狀求貸紛然相屬先生好謂曰違例也若屬毋妄動姑歸吾當爲若請上官會布政蔣公莅靜先生大馳謁請貸靜粟竟昇貸逾十季再之官歲復大侵分巡道劉公呂先生善振荒屬先生條具其事宜退而指畫利病甚白劉公殊其廉明也它屬率委員驗振而莊浪獨否其季秣檄派莊浪民助運陝糧乃隆靜會寧先生時杜隆通計隆糧已足靜會則有秦安諸處糧可截濟而陝六盤呂東之糧空可存儲涇州平涼備緩急

之用無事遠疲它屬奉不成災之民墊錢解運又出位上狀言之迺止是役也它屬民俱昇免陪累不獨莊洩也先後辦臺馬凡五次農具軍裝駝鞍口袋騾頭各一次未嘗派擾閭閻而公事不誤最後從澄遠雇送兵車五十五兩至肅州需費二千二百金始先生與民爲約曰官捐五百金民捐一千七百金事辦矣是時正呂季饑發振例發折色銀而錢價方騰貴銀一錢換錢七十文先生愀然曰大口月糧斗五升折銀錢五分若其家需百錢賣斗糧則一口之用糧虛矣吾何惜此千七百金近顧護我官中之數口而不遠爲萬口待哺者計乎亏是二千二百金者皆自捐不以科諸民先是縣倉尙餘羨糧二千五百石先生言之上官盡出呂振仁廉之誠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五八

上下交信焉莊洩俗少婦死火化有尹氏者媳亾媳之父兄鬻埋之尹氏家病亾者踵相繼咎媳爲厲也訟于庭先生爲疏告城隍神厲遂絕黃尉家相驚呂魁求先生逐治而王台莊民家素嚴事二卽神忽爲祟婦女造堂哀請先生顧笑曰吾非費長房奈何數以鬼事溷我乎請不已復具疏焚之二氏果靖辦隆德灾宿疫家疫家求先生硃書鈐印縣中堂疫者皆大起至酉陽客民高氏及冉生患鬼求疏以禱卒平復莊洩酉陽數旱數祈雨皆大應由是相傳播敬愛俾神明城中馬生失驢月餘矣一日見有牽驢入城者狙奪之已而審非已驢也剪驢毛呂亂之翌日兩人者牽驢求凌先生視驢剪處整且新詰曰若竊汝驢必不設牽驢來至城驢毛若

所剪若何不剪弓先生愕吐實謂曰汝故失驢信不汝鼻可
還之縣民隆民爭母牛毛類無呂別也放故事問之曰兩家
俱有子牛乎曰有則命呂來使就乳一就不就不就者騁
之不就也謂縣民曰隆民牛若安昂冒之南城外兩石生兄
弟素親睦其子弟皆爲諸生一日呂爭伐公木而隙駕虐辭
呂訟譬說再三不聽先生曰是不必呂理諭也情感之當解
令其弟兄諸子相向跪置其事不問問宅事有頃兩生喃喃
而語語罷相與泣先生令前語之曰若知悔乎曰愧甚何但
悔也曰木將誰歸曰生兄弟皆不忍有矣將公之曰公之何
所乎曰呂修義學誌生兄弟悔過之誠也曰輒曳之曰願令
子弟共曳之詰朝果曳呂來相親睦如初先生爲人峻急有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五九

胸中氣及庭籟又虛哀委蛇盡事情感發人天性如此莊浪
伐碑載善政唯明顧君佐 本朝胡君贛與先生三碑焉豈

偶然哉及先生之知酉陽也守箴言如治莊浪時州舊有鉛
旺蓋廠初開時官商竝利之已而商散爐戶凶數季閒廠員
虧累歷任皆多至二千餘金其帑項季季報銷而季季積欠
不訾先生患之攷之例唯運腳一欸可通融彌補而州擅其
利沿習已久先生曰害歸廠員利歸總理吾不爲也顧猝然
更改如前任何殫怨苦不能兩善閱舊卷則其初固屬廠員
承辦也先生喜曰可矣援舊卷詳請不允再詳請乃允自是
而任事廠員安然無累也三季中疊奉上官檄派辦夫價運
米津貼諸費公按糧分派張示城鄉又令民自封識投置書

役催收皆給紙筆飯食費禁勒索毋案事畢卽集民銷算毋
設侵冒三屬如之不追呼而民樂輸四十一季春派買運楸
底月米雖止一百五十石而每月津貼須費千五百金先生
曰各屬歎收百姓雖有急公奉上之心無其力矣吾不代爲
請命誤公事竝誤民生均誤也委員領運後卽具狀反覆爲
請上官亦監其誠運兩月而止民尋免貼運費一萬六千五
百兩其應征五分火耗先生念窮民已出夫價實不堪則自
捐輸之不征先生前已作莊洎志略至是復創修酉陽州志
捐俸助成之杜莊洎出私財改建退會堂七楹至州自州城
至濯河壩二百餘里路崎嶇捐俸創修官商勸喜相助者凡
六百萬餘緡三閱月而工竣不擾一民泉孔橋圯久矣縉紳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三

父老慕義成之爲名曰義橋北街火撫恤備至建火神廟呂
鎮之獄囚蒸歲病疫先生曰吾德薄不能使空虛媿矣別造
外監三閒居之前此皆未之有也秀山改土已四十季無學
宮先生特請建造旣昇告會理攝者圖獨昇眷廉銀先生爲
書請大吏大吏飭而分之又許提庫金呂給俾昇早歸里去
之日酉陽士民攀戀涕泣斲石鐫德設位而祀先生生性切直
遇不當意輒義形丐色事過卽忘人有善侮不絕口案牘稍
暇輒好與佳士論文至夜溪人或諷勸之先生曰褊急吾病
勞錄吾命非不知也三任官惡衣菲食不異寒儒一意治民
事不通餽問不營聲援先後大吏賞其雅操婁矣欲調以繁
遷之秩而先生輒退然呂不勝任辭會理之擢同僚有問從

何來者先生曰無保舉無卓異十季之俸未滿卽吾亦不知其故也所尋俸置祖父祀田命二子一姪三分其餘歸里日杜戶治經史從文自娛喜書手未嘗釋卷亏其鄉先生王厚齋黃東發書治之尤精所著有五經問答十卷四書酌十卷試策典要十卷易經義若干卷雲石軒制義若干卷詩古文集十卷莊浪縣志若干卷政略四卷酉陽州志若干卷政略五卷蓋先生修已從政之概亏斯可致見矣先生從孫海園子友也予主其家適先生致政而歸昇奉先生燕語有鍼砭之契暑徧讀所著書因具論其大指伯懿行記巨應先生令子之請昔漢龔遂治渤海徵詣行杜文學卒史王先生教爲對曰非臣所及盡陛下神靈威武變化也武帝解爲長者之

算聞居士集

卷五

三十一

語星浩賜說趙充國歸功兩將軍充國曰吾季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甄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呂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誰當復言之者卒呂其意對上然其計先生修長者行與予言嘗自謂才弱虛糜朝廷奉廩不能宣德意成教化上媿古先循良之蹟呂是爲歉而予竊援引營平之義條次先生莊浪酉陽之政甚詳其亏先生謙抑未遑之情頗不類亦欲天下忠孝男子不呂職位崇卑所處夷急易其報國子民之素是則予之所呂記者

故朝議大夫永北知府袁公傳後記

乾隆初有賢大夫袁公鄞人也四十季夏有高將縱游天

台亏剡中逢不若而羈反僑鄞識大夫之令子袁鈞呂是

尋備知大夫修已從政之蹟魁然盛古儒者也前翰林鄭先生炳也辭大夫家傳義法曩美不可梯卽乃別爲記與傳中事語頗互有益損書藏之爲私鏡楷焉而再書一本歸諸鈞

初大夫爲諸生時授經同里生家囊僮婢夜奔就大夫大夫拒之力婢沮而慙則好謂之曰若季自檢我終不告人明日堅設它辭呂去晚季始與恭人說釣是呂知之大夫旣官刑部貫窳成憲勇丐求人活利害毀譽及一時風氣揣摩避就之嵩漠不省而憺怕遐遜恥翹能丐同官尚書侍郎憚其直倚其練事持平而廉白無巨擠也同官樂其文無害交慕而親敬之老猾胥畏忌若鬼神也本司凡有奏獄論駁大夫主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三三

藁主藁者猶史記屈平傳爲令屬艸藁也一司中尋善主藁卽則一方大小吏不設不慎獄不設上疑獄嘗卽卽一方民鮮冤抑豪黠民亦不尋邀倖縱脫大夫爲直隸司卽中時直隸總督呂定州趙如勳獄上先時趙如勳父趙蘇被其同姓趙簡拳而燈趙簡論抵絞十五季矣至是如勳殺趙宋詣有司自言報父仇言趙宋實同趙簡毆殺其父而屬趙簡獨承竟詭免是時如勳季十四弱從兄趙欽錫不平指控趙宋而呂誣告人論徒及長母婁婁言趙宋切齒如勳痛入骨母老弟幼自禁耐今母已葬弟能會力矣乃浸設歸死有司當如勳斬大夫駁之曰該督慮是獄情未尋尚疑遽質擬非詳刑弼教之本義也此案題結久已十五季案內審明無干之人

而該犯畜謀狙殺口俾報仇其趙宋同毆致死之語僅屬該犯一偏之辭出自其已葬之母之口無別證左承審各官會不察覈該總督亦遂依違奏當意謂乃按本律擬斬輕重適等奚俟淡比不知殺人造意辜杜不赦而爲父報仇情則可原巨不赦之臯傳可原之情使將來焠審倖邀矜恤暴而逸誅何巨懲後且聽其飾詞未覩其真或凶狡姦民而與天性激昂奮不顧身之子混相景冒此間誠僞若不明白所關匪細若該犯供詞屬誠則舊案何妨改正該犯律有本科應從寬典其或舊案竝不筦認該犯亦實無它端止因母言痛傷父命銜惶衽金一十五載至母亾弟長內顧失戀播金堪仇束身歸法此其處心息可哀憫亦不應與尋常謀殺一例問

尊聞居士集

卷五

擬刑本教理共貫同條豈宜遷就轉致乖疎此案應令該督再行鞫究確鑿具題到日再議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獄再上報仇明白鄭先生爲佗定州趙孝子歌卽其事也予從鈞借昇大夫刑部時彙本讀之銖兩釐秩各中其比數大夫用心精密仁志條言輒頰首自茹謂不可企其後治永北才二季仁施益懋著呂服去官服除起爲廣鹵慶遠府知府將行卒亏京師惜哉永北雲南金沙江外叢山中其民獫狁襍蠢蠢父子夫婦莫辨治田蕪疏呂故貧前使君大都獲犖之而已大夫曰是非 天子赤子乎吾設欺吾心自到隴上教之田穀之爲灌渠教之爲蓋藏入其塾開其塾師入其室廬開其艾壯婦女令曉倫知羞惡煦煦懇懇竟肉蒸動若瘳昇

漫若厭寐昇寤於乎其爲盛古儒者何疑蓋盛古儒者之學
自不自欺爲本自求仁爲功大夫之能不自坎觀爲諸生時
事可見此其所自能求仁效之亏蒞官故綴聯之爲語首又
聞大夫爲郎中平反口外部落一案所涖蓋五六千人大夫
捐館時鈞幼文書多散脫無從稽而次之而竊淡喟悵大夫
之位與季不稱其施也大夫諱德達字信吾自號近齋卒時
季四十九鈞敦敏有器識學亏鄭先生嚶嚶三代古文之志
季才二十餘大夫之仁流鴻遠不旣驗矣夫

屠文記

文姓屠初名息行更名楠字睿公寧波鄞人其族巨科第仕
宦望亏鄞至文曾祖父惟澂大父擇忠父孝端三世居隱力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三四

農惟澂父病割股弟病亦割股鄞人偁曰屠孝子擇忠公生
明崇正十四季少從父治田牧循循甚謹比長稜觸世故益
奮亏田田歸則買酒而獨醉不喜接人嘗曰見齷齪子怒從
踵達惱不可斂也終其身亏田若酒公嘗夜被酒寢反覆不
昇成寐著衣起關大門彳亍卽巷閒噫嚅叱吒反至門月寫
門門兩師子牙牙躡搏之悟其石也掀令頃而掌承其跌縱
臂令高臂伸力不屈復掌其一行而旋令相撞擊宿酒頓醒
依位門之輒寢去俄而家人傳怪師子東鹵偵乞大力人楊
氏攤而反其舊觀者堵大沸謹公從旁袖手睨笑猝不能忍
掌師子周旋趨踰如徃月時由是門內門外人始知公負奇
力公從兄尚書父多公材武勸公仕不應并較其子農丈之

生也天下先昌靖治四五十年矣念先世隱德不耀奮起陳
六經貫文播義勤切辦明醜丙夜休爲常然家正貧念父佗
業苦弟又且疾廢則亏家授生徒佐米鹽凌襍且母患胃痛
業師張先生招徠其家學不聽積勞慮形气耗憊學不肯休
先是丈侍母病二百餘日不解衣卒哀哭血出亏喉至是每
造文暈仆血復閒出丈大母尚杜老矣驚丈形容曁故泣謂
丈若季三十無子歔歔涕滂沱謂丈無勤丈亏是屏書罷生
徒匿坐學內觀病良已已而弟病益日調理葯物飲食夜則
同臥起太公且丈病新好諭止再三丈唯唯而已妹適鎮海
沈氏貧妹壻遠出教授丈贍其家妹病相去十里許日必就
視或夜徃如是一月餘平生見義勇爲仁心而慈益見人疾

尊聞居士集

卷五

三五

病貧窶內不安百方求其瘡且濟于倫類也尤詳輕薄子習
女性情乘閒佗狀欺給之輒爲動甚者賣田且應故丈自廢
書貨殖頗節縮曁羸餘比至晚季而耗散殆盡矣季七十三
疾病誠其子之蘊曰吾淺薄不足且承祖父曾祖遺我三畝
田吾卽不能守少求仕勇攻經義中道且疾罷置冀償亏汝
而汝又莫予慰也異日者苟曁償告吾墓與王不知吾之有
知乎無知乎詩曰無念爾祖勉之矣自是喉痺日劇不復能
出語遂卒羅有高曰之蘊季三十餘從子游持行确然好古
文述文遺言未嘗不於邑鬻覺也於乎盡之矣心勿忘而已
矣其進亏學也雖孟賈夏育百千輩閱之其遂阻乎哉遂阻
乎哉

尊聞居士集卷六

瑞金羅有高著

表志狀述頌贊銘

贈文林郎雩都宋先生墓表

先生諱日瀚字輝京氏曰宋雩都賴溪人先世居吉安廬陵始祖諱文高遷賴溪高祖諱應奎新興教官後署博羅知縣造士有文聲望大著曾祖諱邦盛祖諱世宦考諱大遠均居隱畜德至先生紬繹先緒修門內之行作事長慮遠慮不苟營且莫好讀書病晚近學者呂靡麗博綜相惑耀日憊身心不尋其理闕疏倫物嘗曰吾讀書觀三古聖哲賢人斤斤致察者莫大言行言行象心德曰形心德吉凶不可揜言行

尊聞居士集

卷六

一

蓋而益章其積中有孚無高深遠邇靈蠢應本而動福咎辨類而至錙銖不爽衡善讀書者尋之夫書載古嘉言嫩行可服習本未備矣而釐其可戒畏者綦詳且明吾不藻繪之好心全事簡可日有功也設不勉與平居未嘗廢書容體莊飭接人溫文樂易徹崖岸家無餘財而好襄義舉人見謂難則曰皆分內事吾力不足不免自計量出之愧吾心矣中歲家漸康人有緩急求貸者不較子錢多寡大應有一人逋負久念先生寬仁不忍負傍徨無呂爲策弓是賣其妻與子昇財呂償先生知之怫鬱歎歎曰是何者吾悔不早還若券若何視吾淺乃至是出券焚之反其財其人喜過望妻子復完族人子昌富幼單獨無依歸先生收鞠之畢昏舉子分之

財歸諸其鄙族里僻盛德先生舉子晚長君次君卽不及見先生事父母惟見先生遇父母生卒之日潔牲醴成禮齋肅哀慕卒之先季病甚猶勞起拜生辰卒時從容集兄弟道別諭諸子曰吾家世讀書若輩勉之若讀書若能味吾平昔言若知向方矣復何言遂卒季七十七葬寧都安福鄉真君塘後二十有八季而孫昌琿成進士貤贈文林郎又四季遷祔先生丐三世叔祖雙清府君墓東昌琿故善有高後四季昌琿過有高具狀屬有高表先生墓有高讀狀反覆敬慕先生言行粹美切淡謹刪其要而辭之

外姑賴孺人墓表

外姑賴孺人瑞金舊家子歸寧都宋君殿颺季二十九而寡尊聞居士集卷六

二

呂乾隆三十七季七月己巳卒季五十有九男子子一昌純男孫子二人惟佐惟佑女子子二一適寧都曾淑倚一適瑞金羅有高女孫子一孺人之卒也有高留滯建昌除夕前六日始歸里則孺人已葬矣婦素服哭言孺人薨德狀極哀爲之感愴出涕相扶持而泣次日昇外舅族子藝國書書曰族母賴孺人不卒辭世孤昌純適容君所視屬饋者兩稚孫而已孺人守志三十載父霜之操族鄙無閒言徃者族父分授田產粗可給溫飽歿後婚一子嫁兩女有無龜勉漸不支近且斥賣舊居大宅遷窟山茆屋中屢蔽風雨子婦死自尸饗殮日寤聞卒前數月米不繼飲水茹菜果卒時氣上逆吐噦菜羹也於戲處困不踰其守卽士大夫猶難之孺人不知書

率性秉義節苦益貞可不謂之堅彊有志者與足下爲孺人子壻著文邇之庶幾不朽實足下職分且可爲吾鄙入世涂砥厲廉隅之藉足下勉圖之有高讀藝國書益悲具爲婦道之婦哭泣不勝其哀且言曰君常言天理常言爲善必報觀亏吾母蓋未必然也先祖母治內嚴覈課鉞菑操化有程隄否則誚怒惟母承志意早佗夜休昇祖母歡心伯父死伯母季正少依母若形與景并白身甞母代親其勞已而先子棄世與伯母孀孀相憐弔相敬禮終其身三叔父自幼病癩眩發無時發卽不知人惟母謹候視躬調養未昕夕無怠先祖父母呂爲賢悲夫三叔父徃時述吾母事輒流涕呂謂非吾母無呂至今五十歲有子孫七叔父孩抱時祖母乳絕渾時

尊聞居士集

卷六

三

曾氏娣方免懷母遂兼乳七叔父能會飲顧護提持猶兢兢也於戲若吾母可謂慈善矣備人世苦楚三十季吾兄貧弱既無力請旌表有一子婦任母勞而先母死二孫未成人徃季見母衣褻衣破敗百結不可補綴因奉完衣一襲進今徃視母斂二衣杜笥尚新也平生幽憂鬱伊爲兒女危慮愁懣未嘗一日解顏笑謂有天理乎嗟乎兒女子其何知夫天地間有條理者之謂理條理自然不假人爲而理謂之天理天人合勢數生勢有曲折數有奇零厥理糾紛而義類至精愚者回惑務經營目前宰羅禍凶哲士守大常履險出震雖困而亨於戲孺人所謂依亏天理者非邪大小遲速因其故然刻契若銓孺人子孫敬俟之毋怠毋惰淫必有興者表墓道

呂券之

鄧先生墓表

先生諱元昌氏曰鄧字慕濂不知其先何族之別也祖父居
贛州府城爲贛人云先生弱冠負志氣志呂文章自名爲制
藝有師法諸老先生咸遜避呂爲能季十七昇宋五子書讀
之涕泗被面下曰噫夫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出入禽門
忍不自反何哉自是澄心默坐呂觀理飭言動嚴視聽呂劇
習博攷圖籍約之程朱之遺書呂崇其知端本方闡門敦行
孝弟勤睦端任恤之行呂求仁確然沛然不沮方俗不疑方
心擔怕蘇平呂此自終嗚呼若先生豈非振古豪傑之士與
贛杜萬山中文明所被者微矣宋周濂溪先生過化贛南未

尊聞居士集

卷六

四

聞從遊之士有贛人焉明陽明王先生講學軍門而雱始有
何黃袁管四先生出至蒼愚李先生乃粹然一呂朱子爲宗
其後易堂九子呂氣節文章聲海內而中叔彭先生聲藝至
落穆守學明禮與程山謝先生相響蒼近百季來高風寥邈
矣而先生獨奮發矜陳編蠹簡之中成之呂身邁不同之氣
佐之呂堅苦廉毅之操內外完樸挺爲偉人嗚呼李彭諸先
生如可作也能無慨然率吾道之有人哉初雱都宋昌圖呂
通家子謁先生先生器之館之方家昕夕論學爲日程疏記
言動相校摘一日昌圖讀朱子大學或問首章先生適過窗
外駐聽之不覺泪下而拜感慟不能起謂昌圖曰子勉之無
蹈吾所悔永爲朱子鼻人偷息天地也蓋先生爲學誠切日

見其不足且又曰爲身欲至之亦願人之同至之也身卽未能至之而尤願人之先至之而已尋步其後也故其友教人也掣無智愚賢否幼耄苟近之牖之卽惟恐不力有田壯城南先生嘗曰爍孰視獲挾朱子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累累拾秉穗甚衆先生招之曰來女無然吾教女讀書吾自量穀與女歸羣兒謹爭呢就先生先生始則使識字旣使諷章句旣曰俚語曉譬之卒獲羣兒噪曰爲先生且歸也夫先生與人之量則宏矣而未嘗雜曰意气葦葦爲善而未嘗有干慕名譽之私自甘樸學而恥衆空文曰銜世蓋庶幾乎知至至之者與先生曰乾隆三十季閏二月四日卒昌圖曰有高夙嘗被先生之教曰慕道之文屬有高聞命竦懼不知所曰尊聞居士集

卷六

五

爲辭屏氣定息恣先生爲學大指粗有明亏心者謹詮次之曰表亏阡後之君子將必有與感亏斯文者乎

餘姚邵伯子墓表

邵伯子履涵字禮耕文學治南先生冢子也始祖忠扈宋南渡官揚州路都巡檢二世祖恭遂定居餘姚清風里代曰名德經義宦業著聞當世十四世曰琳進士知山鹵洪洞是爲君高祖會祖炳縣學生鎮海教諭祖向榮中書舍人君卅角時尚及事中書中公授曰先賢格言君遐軌疏記之季十四王母疾竺君爲文露禱願減已算益王母十七總家政區畫中理父母宗鄙交賢之暇則治書執筆所讀書課其叔子讀書有常程寒暑不曰閒予與叔子交叔子嘗爲子述君

生平至冬寒共叔子讀書叔子弱夜中手足皆僵君引叔子就爨蘇沸水煮乾糲舖叔子令叔子溫促就寢叔子言此噉塞不能任其辭子唯唯不忍再申後問矣久之叔子具狀屬予文君墓予周復視狀肅然興雪涕傷君之季不尋觀君一發亏事也狀言君生平無譴言亦未嘗疑人之謔言然不可呂非義動也三鄙有爭競調之必尋解也而後已嘗曰族屬不先禮遜而呂利力競是吾咎也性好施與誠亏際人人呂妄君坦然應之雖受欺婁不悔也嘗曰人情呂機相觸陷久矣人設一機吾設一機兩機絳反復何已時也吾太吾誠而機不售亏吾售亏吾亏吾心無傷焉積呂感通乎人呂釋夫人之機吾未能也吾患惟斯耳且人未必盡呂機來而吾一

尊聞居士集

卷六

六

槩應呂機機日習日孰見敗不寤日窮巧出變六藏顛覆日鑿耗矣吾憾其卒也可勿畏其始邪嗚呼君之行可呂砥世君所俾頌則漢太史遷所謂可著廊廟者亏是謹次其言行之美表亏阡君卒季二十九娶張氏子二長懋揆塲次曰惺叔子名晉涵與余同季舉鄉試

伯舅鍾先生改葬墓志銘

伯舅鍾先生諱啓憲字允成外大父月軒公冢子呂乾隆三十五季某月某日卒季六十有九呂其季某月某日葬本里某山有高時丁先孺人憂家居與執紼力言其不吉居貧事已辨無可如何今季有術者相之謂卽本穴遷厥向勝舊穴孤聲振卜之吉遂呂今季某月某日敬啓柩就新穴聲振呂

前之葬也未有銘思後子孫無以破伯舅行蹟也書來命有高銘諸幽嗚呼伯舅之亏行身謹矣自束髮受書循循然唯外大父之教是則既冠文史足用婁試亏時不偶歸侍外大父講論德義洞洞愉愉不呂戚其心外大父不事生產分授田廛供饋鬻資厥後會指繁俯仰之計日絀伯舅衣粗敗飯菽麥窮日夜危坐誦經書老而彌勤時提攜諸孫牧弓田灌弓園浩如也奉外大父外大母進退肅雖終身欣然若孺子不能致腆呂養而愛敬日摯平居拱手而行易氣而語端身而處接族鄰媼姪卑幼及諸子童孫亦溫溫莊莊唯恐慢之蓋服古而安循理而樂善積而成蘇有如是爲人碩膚豐下慈祥敦默簡重酷類先孺人先孺人棄不孝而終不孝侍伯

尊聞居士集

卷六

七

舅如侍先孺人焉乃先孺人棄不孝之明季而伯舅亦卽世今且改葬矣先孺人尚不克葬也哀哉銘曰

記曰古不修墓又曰易墓非古也况改葬乎然儀禮喪服記有改葬總之文則古之人亦有不尋已而改葬者矣江鹵土薄贛州呂上尤薄尺寸不審卽吉穴常患蟻水體魄未安人子之心何安焉故不尋已而改葬禮之所許也

外舅宋君殿颺墓志銘

外舅旣歿之二十七季外姑賴孺人始謀所呂銘墓者謂其子壻羅有高曰微子吾不設請汝外舅之墓季子之銘汝外舅死時季二十九子時季二十八長女九齡子六齡汝妻三齡耳舅姑老弱息孀孀然未亾人茹痛忍死呂至今日也子

忍不銘外舅之墓有高曰敬諾願聞外舅之行也外姑曰其
它吾不能知其事父母無怙色伯氏死呂媵氏之痛也不設
出聲哭反制淚殿譬媵氏無哭尋解乃自出書舍哭媵氏時
闔閨哭外舅涕泣聞外太俟媵氏輟哭啓闔爲言從子未成
人勉卒大義媵氏色稍夷退退則又自出書舍哭外姑泣然
哽咽不能言久之又曰外舅與伯氏讀書共几席共臥起伯
氏死外舅見伯氏手遺物輒哭至書舍見伯氏讀過書見殘
墨敗紙輒哭歲久未能平後伯氏死八季竟死哀哉使未亾
人忍死茹痛呂至今日也子忍不銘外舅之墓有高曰敬諾
出而語外舅之諸子弟僉曰然然固未盡也君勤學君骨鯁
君好周急人嗚呼可銘也已君諱啓徵字殿颺生亏康熙某
尊聞居士集

卷六

辛月日物乾隆某季月日葬本里男子一昌純女子二長適
寧都會淑儔次適有高孫子惟佐惟佑孫女一銘曰

末世兄弟之倫荒矣彼其視兄弟也若萍然彼其視兄弟生
死若楚越人判隔不呂櫻其天嗚呼哀哉斲其手足而自命
其賢嗚呼哀哉君不永幸

宋孺人墓志銘

雩都謝君馭戎淑配宋孺人爲文學純茲翁敬禧之孫輿瞻
翁日景之女太學健亭先生啓忖之同母姊文學昌圖道原
藝國羽儀光國尚賓之姑也孺人生四男子昌經昌綸昌統
昌維皆敦實而昌統之才尤自予與道原爲兄弟交道原少
與可獨徃徃偁昌統之賢予竊怪昌統生遠僻中無師友顧

自大若此何所藉焉已而予訪羽儀尚賓山中羽儀出太學君所爲祭孺人文子歎息曰爲太學君老矣猶孺子泣邪羽儀肅衣冠愴然揖予曰姑之物也吾父固不能不悲也抑吾姑固不能不致人之悲也姑之物也吾宗邨之嗚咽而哀悼者至今未已焉姑之妯娒夫邨之子姓追愍而歎息者如其新物焉况吾父吾姑同出大母盧孺人吾父生三月姑生三齡而大母逝玲塤相依曰老而相失也姑之生也靜好異常兒及長益明慧聽諸父講論書史了了解悟退而見諸言動婉而莊酥而不失慈仁而有禮曰終其身無少渝先是大父絕憐愛姑欲曰字端人器馭戎君遂歸焉馭戎君外寬而內嚴兒愿樸而竺亏禮忤其所持輒怒發不可忍獨吾姑與相

尊聞居士集

卷六

九

莊三十季未聞詬辭聲謝氏之人徃徃言曰爲異尚賓曰吾姑不逮事舅事姑極孝謹姑有娒薨矣吾姑事之虔尋肴饌必扶娒至髮皤然癯癯坐上座親飲食之曰爲常吾姑夫抱病三季吾姑躬調侍婁經寒暑不倦姑夫死而姑病伯逾季而昌統死又數季而昌經死羽儀曰吾姑也見昌統刻意講學喜曰汝能是汝父不死矣昌經力疾修其二世祖曰下地墳輯其十世祖曰下世系爲房譜難難營鳩竭心力爲之突患嘔血人或曰爲言姑曰吾非不憐愛兒義舉也奈何曰疾尼之今姑卒于乾隆二十六年十月距生時尋季五十有九葬有期矣曰予兄弟故將曰墓石之銘累君君其無辭余嘗讀道原所爲昌統傳謂昌統生而純明方婚時曰父病不內

寢後讀孟子幾希篇慨然警惕自是致謹于幽獨忽有吕自
達道原又言吾嘗爲吾姑誦列女傳姑毋出意見是非之無
少戾至緹縈曹娥諸事則又感喟歎歎其天性然也嗚呼吕
孺人之賢又昇昌統爲之子吾可吕無述乎銘曰
噫吾獨悲夫昌統之賢生于孺人而遭闕于天孺人逝矣噫
蕙隆之巔孺人之窳聳千萬季

宋季子墓志銘

宋季子諱允國字尚賓自號曰二崖先世廬陵人也始祖文
高遷雩都賴村考太學君諱啓收種文不耀晚充恩貢生需
次學官吕季子之密也後季子五閱月而卒太學君生三子
長昌圖道原次萼國羽儀二崖其季也二崖爲人樸忠敦內

尊開居士集卷六

十

齷外介而容容而有分嗜善若飢渴樂交勝已之友樂受盡
言竺于學勇于行相表而馳不吕時俗自尼不吕貧困憂戚
自廢卒中道天死先時子與羽儀同客南昌二崖郵古詩一
章寄羽儀子見而竒之羽儀憮然謂季吕家貧親老故讀書
益力樵汲種藝之隙卽讀書其志誠可喜也旣而道原侍木
學君來南昌子從容言于太學君令卒就學太學君笑而頷
之其冬子過賴村二崖挾其所爲詩就子因與定交焉其後
二季二崖重趺走百二十里過子出其業益進同臥起者凡
六日及將歸執子手拳拳謂子曰吾將邀君于二崖之陽破
德植藝謀千載之業昇時而駕命也值其窮將與君諷詠先
王終老是中矣二崖者賴村泉石勝處二崖樂之取吕自號

者也後三季予游京師病困不能歸二崖數寄書規切予蓋二崖愛予至深而予自顧無日益二崖志歸里高戶自修呂謝二崖更欲與二崖竟前之緒不謂予歸里而二崖已不可復見也二崖虛衷善取益多師爲師其志豐豐有日充月沛之勢最後服膺父執鄧先生之教沈潛兩宋儒先之遺言正志從道一意躬行有公物之量無餽石畜而時人緩急若已私數本收族其物也重呂太學君之喪嗣子未去嗚呼其能無憾邪二崖生乾隆三季季二十四補諸生二十七餼丐庠舉優生第一二十八中江鹵鄉試副貢生娶江氏生女子二一適同縣蕭生一鳩物之曰爲乾隆三十一年三月某日季二十九呂某季月日葬二崖之右曰鐘鼓巖銘曰

尊聞居士集

卷六

七

莊生有言物且不材終其天季嗚呼二崖胡然而才呂受關亏天

雩都宋健亭先生墓志銘

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三日雩都宋健亭先生有少子曰光國才而天先生慟之後少子之喪五月竟卒年六十三先生子昌圖夔國具狀述先生行實呂銘墓之文屬有高先生子三人皆與予修古朋友之好而先生與予有知己之痛不設辭謹載敘而銘焉敘曰先生諱啓攸字健亭始祖諱文高明成化初自廬陵遷雩之賴村高祖諱邦柱呂歲貢生治興濟有循聲曾祖諱汝珩太學生祖諱大禧縣學生考諱日景懷文而早世彌留時誠先生曰勉之母替予志是時先生年十七

痛奮勤學，以文名冠庠序者四十季。數奇三薦，不偶晚尋恩。貢以老先生常痛生，母盧孺人生五月而見背，也有同懷姊。適謝氏歲必三四徃省，分離輒涕泣。先生嘗遠出數百里，姊見以寢疑之，歸則姊物且殯矣。先生哭之慟，凡三宿殯所而後歸。事繼母周孺人，謹甚。季弟啓懃，周出也。先生撫愛之，督之。以學或予杖，先生泣。季亦泣。卒投杖而罷家，貧穀館所，尋悉與季共之。季欲別屋居，不聽。季壯子長，再三請，乃許。其施以質，直好，面折人過，然人有善，獎掖之，惟恐其不卒也。擇友嚴，及其交之，則不渝也。賴有鄧慕濂先生，守程朱之學，規言矩行。時人遠遠之。先生高其義，命諸子師事焉。有高弱冠，跣弛不事纜墨，先生誘與語，進以古訓，且曰：子非目目閒人。

尊聞居士集

卷六

十一

卒自愛於乎，有高業荒，以技游志，荒以憂患，恐卒無以白先生。知人之明，念先生遺言，不禁憮然。繼以泣下也。先生軀幹修偉，豐頤，廣額，近六十，猶豪。以文竊謂當晚達，而遽止。以斯也，豈非命邪。先生生康熙四十三季七月二十六日，物乾隆三十一季八月初八日，葬賴村圓石砦下之鐘鼓巖。子三長，昌圖，邑增生，次葵國，選貢生，次光國，副貢生，孫二，惟駒，惟騏。銘曰：

文盛而數奇，內行修而天不大。其施於乎，先生畜之固之沛。其後嗣，後有達人信此銘辭。

太學生宋君渭揚墓志

君諱日，影字渭揚，雲都賴溪人也。考諱大，祈縣學生，舉丈夫。

子七人君行六憐七弟之少也友愛尤摯飲食寢處必偕爲書屋二楹隔以承露闌兩牖令相向置几席相對坐讀書各注酒几上問難鋒出興至輒浮白微啜相賞其亏人然諾不欺好施敬宗收族之事力肩之賴溪二世祖祠距創始時百有餘季矣毀且圯君怵然欲新之出貲倡鮮酥者君每以爲憾初宋氏之試雩也雩人羣尼之君三世伯祖獨身叩闈尋藉雩旣殤爲祠祀之其支子孫貧不支祀中輟君從兄唐勳鳩子姓奮貲設祭以報高久之主者侵欺不平羣譴且逐之公力解不聽則曰唯我之任不效衆臯我我不敢辭衆皆曰諾君經其出入儲其羨以拓以恢以有田以祀至今不絕賴邨南由雩而道寧都者必經焉客死者縣棺空石中歲久尚尊聞居士集

卷六

七

骼暴露崖石間狼藉公親往收瘞之泉以冢寒食則醮之公卒以某季某月某日葬于某阡其孤以幽之未有志也謂有高曰願子志之子以賴邨多君子交予內人公從孫子也知公之行遂著于篇

李翁墓志銘

翁諱秉鐘字士聲號誠齋先世常州無錫人也明天啓中有諱性泉者遷于蘇州吳縣家焉世以善員著閭里羣從相繼登甲乙科而翁曾祖諱棟隱于賈徃徃斥財舉義事鄉邦賢之祖諱文炳承棟之業有兩子父子協心繼善伯諱維堂翁考也翁兄弟四人翁爲仲幼卽溫恪入學舍進止有常儀習句讀貫軌字句未嘗顛落所讀書快歲且久四角帖靜表裏

紙色如新未嘗有損污學書點畫清謹竟一幅未嘗率爾比
弱冠繹諸經義訓誦先輩時文日有程未嘗怠而嬰季十六
呂瘡瘡輟學去爲賈翁之去爲賈也挾貲僅千餘金無用事
僮僕孑身勤苦俟貨物燥溼乘時合變權貨泉贏縮之度音
欲杜費守忠信坦易之素不變長德日著遠商之集于蘇者
歸之如流水等慮猾而一視之時時見欺卽覺未嘗較也平
居喜偁古長者遺言嘗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又言弟言人
負我我已負人矣故翁爲賈數十季自少至壯至老謹身利
物心平恕之心行平恕之行好文雅嗜善不厭言是成其身
教其子孫晚歲尤喜勸善戒惡書且則誦太上感應篇始坐
誦既太誦既跪誦曰吾呂致吾敬也如是者有季寒暑不輟

尊聞居士集

卷六

四

翁子壻淫縉游乎儒釋之間明于畜德之方勸翁專持七佛
偈翁信受焉季七十有三無疾泊然而終時乾隆三十七季
正月乙巳也翁未仕厥施不章其瑣節細行皆敦厚可呂爲
教然而德之隱者益多矣翁生康熙三十九季著籍太學封
奉直大夫配徐孺人封宜人男子四人長仁泰早卒次仁濤
爵布政使司理問次仁灝太學生次大夏太學生女子四人
長適吳縣文學淫縉次適太學生程世椿次適太學生淫文
鏞次適太學生張元鏞孫男子十二人女子十人曾女孫子
一人翁卒之月有高適至蘇州呂通家子禮變服弔大夏衰
經再拜出狀屬銘翁墓有高善淫縉因交大夏敬慕翁行跡
謹就所審知者敘次之系呂銘曰

積善市廛屢善孔庶可見可聞者其迹也樂善靡已之心文不昇而著也鹵山蒼蒼湖水泱泱先生之鬼亏是焉藏

蔣翁墓志銘

翁之葬也吾師芝庭彭先生爲表其墓隧之阡翁家孫宗周呂幽之未有志也復具述呂志請亏予按述翁諱復字象新先世有諱聞者自義興遷洞庭鹵山後堡里傳至諱畛者蔡氏館甥也居消夏灣鹵蔡里諱起鶩翁祖也諱嘉楨翁考也翁生十一季失怙兄場弟妹稚弱翁孝友天成黻頓中養母鞠弟妹周謹季十七徃湖南索逋負過洞庭跨船弦失足陔水沒髮髯中有物戴而出水者昇免舟中人咸呂爲神也自後翁常賈湖湘閒然輒絀呂先後昇賢配無內顧憂卒致

尊聞居士集

卷六

五

贏利焉而毋湯太孺人卽世矣故平居徃徃惋悵悲咤謂蒼不逮存春煠薦會孺子唬終其身若新喪然乾隆二十季吳中饑翁出米二百四十石助振 朝命旌呂九品服其它行

亏家惠亏鄉邨本諸仁恕稱情安分而施不矜不勢卒亏乾隆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季七十有六元配鄭孺人工織縑當極寔時舅姑常棊帛與子女忍飢而推會會翁之弟卒亏康熙五十四季八月一日季二十九徐孺人事姑能承歡御下慈卒亏乾隆三十七季八月廿九日季八十呂乾隆四十三季十月二十日合葬吳縣三十四都十崙爲字圩六畝

墩銘曰

居貧能養居積能散先後碩人同心昧且鬼返亏泉善氣彌

宜翼爾孫子束身聖賢呂昌其全

范孺人墓志銘

范孺人者吾友鴈門馮廷正烱山之元配也孺人父范君清洪官寧波紹興台州兵備道孺人年八歲喪母哭泣甚哀至輟食既事繼母婉笄勅中任勞未嘗見眵域范君素封內外給事臧獲僮婢數千指而未有男子子孺人呂女子子左右飲助敏辦范君曰是視猶賢男子子也范君有男子子矣有諸乳媪不呂屬孺人范君第二子患豆疹且殆屬孺人曰若善視之乎雪涕歔辟諸它室比瘳則孺人不稅衣寢食不知飫不飫者凡三十餘日矣烱山之婚也孺人年二十三范君故鍾愛孺人而烱山父母早世故成禮范氏烱山名家子

尊聞居士集

卷六

十六

自其少時即喜天然諾尚氣居范氏居會飲被具饗映顛役睫馭然心終不賴墨墨也孺人微覺之則淡降損為謹求空烱山而又胷合閨呂内上下人令咸宜烱山凡八季烱山女第七歲依孺人孺人為約止為理髮結髻慈畜義董凡十有三季比嫁敬潔孝順夫家貴之然烱山雅不善治生產家計日儉求舉省試者九不偶孺人悲傷烱山意惺惺為好語歡烱山久之烱山依其從凡之臺灣道任度大海孺人亏家晨夕禮聞恣大士願減已算護烱山烱山抗海來歸而孺人前卒一月矣其父烱山謁選京師與子寓廬同街出述求為孺人幽室造銘徃季子與烱山均苗出都門攀烱山辨佛事別烱山六季烱山之閱亏人世生死哀樂聚散之故空加哲焉

而爲孺人謀尚不離乎言語文字之間邪孺人生雍正十二
季十一月庚寅卒于乾隆四十二季四月甲子高季四十有
四生三子長子次子塲弟三子守女二長適萬全羅本醇次
未字妻康氏子一曰定女一未字子呂孺人補特洛伽香火
善因冒焮山爲之銘曰

漚發漚謝靡賢靡愚雖分壽妖幾何其殊兮是中閒又釐貴
賤孰有智人低卬閃電豈不慟乎死死生去住无契不昇
其情墓而有銘亦風亦雅一具白骨之乎者也我銘斯銘不
死句下陳爛葛藤火芭一把天女窈窕天華淨寫然與否與
焮山視者

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

尊聞居士集

卷六

級彭公行狀

七

公諱定求字勤止號訪濂學者偁南昫先生隸籍蘇州長洲

縣先世江鹵臨江府清江縣人也明洪武初從軍至蘇州隸

衛籍數傳爲梧山公諱天秩嘉靖閒舉人修行明經鄉邦師

之是爲公高祖曾祖諱汝諧字蓼蔚萬曆四十四季進士祖

諱德先字敬輿諸生貢太學考諱龍字雲容 大清順治十

六季進士官廣東長寧知縣呂廉直忤上官歸里講學士類

趨風學者私謚仁簡先生贈吏部右侍郎公生六歲入小學

十一歲長寧君授太上感應篇公卽知敬重端拱持念日有

常卽知反躬自警省十六歲習制藝諸老先生交口器誦之

公溫溫自克益謹治業益勤十九歲輟師宋君卒公旦夕臨

盡哀遵古弟子禮執心喪又四季長寧君出知長寧公奉王
母居又三季長寧君被吏議有所牽累公間辭王母將入廣
東省難天大雨雪恐風逆道阻不昇時達禱亏斗姆文昌附
鄉人施度師呂行時海寧楊公雍正建呂給事中家居公呂通
家後進謁乞艸粵中當路書楊公閔公之情大授書亏是渡
錢唐洽富春過玉山下瑞虹湖章江上贛石夏取道信豐崎
嶇叢山灌莽蛇虎之區水陸四千餘里不旬而至見長寧
君抱持哭嗚咽不能語士民環觀歛歔競問從者公子發蘇
州幾何時咸相顧感動叱愕謂有神助是時公季二十有六
遂左右長寧君清理交代事下羊城雪長寧君誣桂亏巡撫
而長寧君鼻呂浩歌歸田絕事後憂後二季爲康熙十一季

尊聞居士集

卷六

六

舉江南鄉試第二十二季舉進士第一 廷試畢讀卷

大臣置公卷第三及進呈 聖祖問會元卷何呂列第三

大臣奏言書法不及前二卷 聖祖曰會元策末數行有

勸勉朕躬意徃時周程張朱豈俱工書者親擢第一授修撰
尋尋宋五子近忽錄好之手自騰寫奉爲言行準則已又尋
漳浦黃子復初錄亏文昌宮大指主亏嚴敬怠別誠偽辨義
利明進退之節善剛柔之用謹語默之宜公感其言遂自號
復初學人賦歸興詩七章呂見志公官翰林才四季遺榮味
道之志凌亏此矣明季春上疏請歸省至焮抵家日侍長寧
君講貫經義討論儒先書朔望會同里諸生亏文星閣長寧
君爲都講切劘道義破詳言行威儀究文術利病諸生油

然日相喻亏處善循理之爲樂也居二季長寧君迫公還朝
明季充纂修 太宗 世祖兩朝聖訓官後二季充日

講起居注官其冬遷國子監司業公與祭酒翁君釐穀詠左
規矩諸堂靖肅士習蒸變公召八旂子弟卿大夫之材出焉
宜豫教而敦天性明人倫其最急者矣亏是集孝經古義訓
其傍譯呂 國書頒示官學教習令呂是訓官學生其後翁

君遷官代者更改舊章諸生譁公爲不憚佗臥病詩念長寧
君春煠高志養逾竺佗歸忘詩其冬晉侍講卽援例投牒請
假 命下歲莫矣輕裝出彰義門開春過睢陽拜潛莽湯公
殯館湯公嘗與長寧君論學相契重後 陛見 聖祖詢

江南賢措紳湯公召長寧君對公既敬湯公爲一代偉人又
尊聞居士集 卷六 九

感湯公不遺幽隱至長寧君名尋微 天聽鼓嘗呂師禮

事湯公又慟湯公之困亏僉壬而亏湯公身後纏纒不已也

二月至鳳陽聞長寧君喪公愴怛不自勝終身內疚哀慕至

老召長寧君卒正月十一日公率正月前半月循忌日禮齋

居謝客旣免喪不忍去丙舍投牒有司告病乞咨部展假至

是讀陽明傳習錄自謂警發倍昔時信好逾竺矣後二季出

補原官舊同寮鼓謹者多散去新進少季頗事藝藻佗偷公

不謂美也且自己學未明德未修默不自釋明季夏上疏乞

休歸里佗閒居謝客約益沈潛經術研味宋明先正遺書時

與同里樸學老生相礪切技梁谿高子豆腐會佗蔬供或出

文星閣課同里諸生集儒門法語公嘗自識其簡端其略曰

爲鄒魯呂降續自濂洛朱陸設教微分徑涂然尋厥指歸本
無異致後來聚訟漸爾矯誣躬行日微口說滋熾其亏身心
奚裨焉又呂潛葺湯公操履淵密其言平粹明達可持循采
湯公書爲潛葺文節要初公侍長寧君出入愉愉日有所聞
既貴手朱子小學書紬繹反覆巨爲範圍至廣大又巨爲吾
鄙卽日月既邁矣而出入周旋仍當如童子始入小學時庶
幾知非歧過不至終身惑溺迷復而不反造小學纂注闡明
賢傳紀感豕傳蒙巨蒼正之義造明賢蒙正錄又巨生平讀
明儒七賢書晁開寤私淑之恩亏是爲至佗高望喙七章懷
息七賢舊時講學之區七賢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
子念菴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漳浦黃子也時有佗書詆

尊聞居二集

卷六

三

陽明者公見而恫之巨爲學術異同各因其所見見淺見濶
議論滋焉曷怪矣夫陽明先生爲學本末樹猷反正之勤甚
明白今據宵小一時諄誕蕪穢實錄大浮議訛名賢是非之
心果安杜邪鍛鍊舞文甚亏酷吏而君子蹈之豈不哀哉且
其論朱子之學陋彌甚謂偏亏窮理者則瀉之巨主敬偏亏
主敬者則瀉之巨窮理成何語邪吾不知其所居何敬而所
窮者何理也夫謂陽明倡爲良知之說病其爲禪則良知兩
言出亏孟子將并孟子而病之乎程子有言知者吾之所固
有然不致則不能尋之又言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
知不假見聞將并程子而病之乎又謂明之凶不凶乎朋鄙
不凶亏寇盜而凶亏學術意巨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

臣工已致臆知之說互相警覺互相提撕則必不設招權納賄則必不設妨賢虐忠則必不設縱盜戕民識者方懼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之者顛倒黑白逞戈矛弄簞鼓至亏斯極也又謂其閒傳陽明之學者不無賢人君子則由其天資之美能勝其學術此又矯揉不中之論從來未有學術既非非猶昇葆其天資者不想游談層見疊出蠹道真疑來學恐遂偏頗乖離先生正直蕩平之道不設已默造陽明釋毀錄長寧君晚歲竺信梁谿高子之學已自昇之指授之公公繹之作密證錄已寡過之方莫備亏易喜伊川易傳博攷論易書漫擇精研纂周易集注四十四季公六十一歲 聖祖南巡命公與詞臣汪士鋐徐樹本等校全唐詩旋賜 御書傳

尊聞居士集

卷六

五

旨詔詢公病痊否狀五十二季公六十九歲

聖祖萬壽

節公入京祝

釐禮成不俟卹而行公嗜學誠摯難進易退

之節始終一心守長寧君遺言步驟先民矩矱自壯至耄惟

隕越是愍飲然謙冲胸胸如不勝衣者而行義勇決利害不

能回也勞費不自恤也修學校扶名教顧護師友獎誘後生

烈之若飢渴一時海內人望翕然歸之吏斯土者咨昇失已

善其政庠序英髦淩疑難已成其業鄉里懦息之民依恃已

自植而爲不善者有所忌憚觀感改行而遠臯古之所謂進

退皆有爲者公當之矣公嘗與門人林雲翥書自敘爲學大

旨頗詳盡謹述其要而論之其辭曰足下自閩中來毅然志

聖道觀足下之行甚清苦其問亏僕甚恭而勤竊自媿僕亏

昔賢向徃之未能庶幾也。及躬自治不遑而設妄當傳述之任乎。然有願進亏足下者。其說有二。一曰無遽求高遠。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曰爲未能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至聖曰不足有餘。爲斤斤。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舍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爲而鈞。淡索隱曰爲聖人之道。有出亏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亏異端。堅辟之行。而與下學上達之旨。去之千里矣。一曰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滕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注論語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是能知者尤貴。亏能行注大學也。曰盡乎天理之極。注中庸也。曰充其本然之善。其會于鸞湖也。傾倒亏陸子喻義喻利之講義。後此陽明王子。拔本塞原之論。致良知之旨。一脈

尊聞居士集

卷六

主

相承本無乖隔。或曲因時勢。救弊扶偏。實其萬不尋已之苦衷。絕非角量入我之邪。見其與世之綴緝陳言。出奴入主。樹幟自鳴者。天淵不足。喻其曠絕。是正程子所謂翫物喪志者耳。其可冒昧不省。侈溺其中乎。僕自髫齡。夙抱微尚。中季南北。徃還不無科舉仕官之累。今者沒計閒居。甘分隱約。實願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初歸田時。里中一二奉佛友人。欲相招引。僕心格格不入。毋聞其揚釋抑儒。不勝嗟異。因有儒門法語。少湖王子侯後編。潛奪文集節要之刻。定厥指歸。曰杜徃瀾足下有志聖賢。竊謂當曰念臺劄子人譜證人會二書。奉爲入門良導。且無曉曉亏紫陽姚江之辨也。又嘗與允謹庸書曰。承下問。近日新功不覺媿汗。伏念流光如駛。早衰之質。

息可驚閱徃者汨汨緇塵偶見禪客齋戒安居呂爲頗勝方
奔走名場酒會貪饕之輩喜與周旋旣而知其談悟者失之
蹈虛談修者失之滯實流弊所屆將使孔孟遺矩爲之蕩然
束髮受書白首顛躓必遭鳴鼓之攻叩脛之責矣由是刻意
反求側身訟咎先亏義利分界微茫回頭猛省而戲言戲動
舊習徃徃而萌乃知紫陽主敬工夫顛撲不破也時有呂主
敬工夫須變化者公大論破之文多不載嗚呼公之所躬躬
行心身坊表人倫略具于此矣夫其學方古也詳故其履而
行之也正其尊德樂義也誠故其游于爵祿名譽禍福之間
懇然而不繫其譽飫亏名理也有芻豢之說故其教人諱復
灑至簡而通繁引而不戾自昇之指時時發之亏聲詩優柔
尊聞居士集卷六

五

平淡若無他奇而循之不窮攀躋無自公之所養何如哉五
十七年十二月公自爲墓志其銘曰繫馮虛之眇躬乘一氣
之鴻濛知生死如晝夜乃原始呂反終唯循理而順命坦道
遙兮大同庶朝聞兮夕可亦不滯乎苦空乘白雲兮悵望念
來者兮忡忡明季四月卒年七十有五乾隆三十七年八月
壬申門下後學羅有高謹狀

家君七十一壽述

家君字敬上號敬亭又自號傲情老人爲先大父文學君仲
子先是先大父與外大父鍾月軒先生同學呂才器志行相
友善外大父數過大父飲奇家君亏髫季訂婚姻焉及稍長
從外大父請業繩趨尺步出入欽欽未嘗有佻言過動齋藪

若老儒有高州角時侍大父大母有高稚而好弄大父大母舉呂訓有高故畧聞之也大父仁亏閭邨有施無德色恭儉明恕不呂其長屈人姿稟絕等夷孰史事實穿綜博而善下遇少俊亦虛已問疑義娓娓不倦外大父教授里中呂朱文公小學習弟子漸乃及諸經列代史呂爲人之所呂爲人者忠信大本也孝弟大順也體本效順隆亏君廣亏友正亏夫婦平達凡物矣四德者命自天如泉蒸冽人汨之而淖也肇諸蒙蒙不濬浸埴浸淪厥初衍呂土塗遂溷中古人才寡薄率由亏此文公切憂焉輯小學示四德爲天下則正蒙呂型蒙乃清譬諸樹莪本淡芟遂生氣灑然後末可藝果也家君入師大父出師外大父飫至論親規矩考祥其旋無或荒怠

尊聞居士集

卷六

五

坐不倚太不跛世俗博奕歌嘯嬉戲之具不服亏船詼諧之語不道亏口放誕之士箕踞敖慢性成若生者接家君輒不自知其輔之緘容之戢也平居常善備宋呂榮公之言曰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毅不肖輩徃徃述大父外大父遺言行雜徵引古書未嘗不移日夜則燭見跋不疲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不肖輩入小學時家君授呂文公小學親正其音讀塾師高才生不甚樂拘檢大言曰是經史剩語耳剝割細碎或參揉俚腐何裨小兒子欲去之久矣家君正色曰是何言昔荆國嘗春燂敢詬至今賢者顧相效邪大父聞之呂告外大父且曰庶幾彊太不反者與何言之厲也家君酷信釋氏習因交報之說呂爲亏吾儒降殃降

祥之悖不悖而淡嫉饜信鼓扇福田利益佗醮事廣營造爲
無稽習青烏家言而燕排庸工房分偏枯之說居大父大母
喪啜粥飲水瘠大寢枕粗惡朝夕饋奠儀一校朱文公家禮
行之大父捐賓客時人有呂葬山售者家君偕從兄岱徃視
之從兄鼓亦習相地法進曰山良吉但不利次支奈何家君
曰吾求免蟻涇患委先人體魄耳它何知哉如一父生十子
兩大戒中且焉尋有完山衆子各懷利心縣魄不厝傷教化
害俗莫此爲甚女讀古今書負智識口術士語邪竟葬焉葬
時從兄外出諸子姓各職內外事家君獨經營葬務山峭岨
巖礪盤亘日登頓無節息赫曦不張蓋大風電驟凍不計避
匿髮髯亂不剪畢務病寒熱交佗遂疔半歲乃瘳曩家君侍

尊聞居士集

卷六

五

大父疾衣垢不知更髮長委面面黧黑衿履若忘外大父見
之僂方人曰吾甥讀小學乃如是家君強學力爲善恥自裸
不肖輩蠢愚又不能視聽亏無形聲尤不設盡辭拂家君懽
怕韜隱自抑損之志就知見所及謹詮次一二希天下善與
人同之君子知家君行已大概如此今奉五月二十五日家
君七十又一初度同學諸君子僉謀所呂舉觴同懷兄有京
呂有高遠客京師展期而呂書來命有高具述略乞當代大
人先生一言爲光寵有高行不修言不文不足呂顯所生萬
一惟大人先生俯鑒不肖兄弟烏烏之私假之鴻篇使尋藉
手歸里呂獻一卮莫大之惠也家君太學生系出豫章世居
瑞金密溪家母鍾孺人幼嫻外大父訓柔婉靜重克配家君

之德見季六十有九男子子三有京縣學生有高優貢生申
乾隆三十季順天鄉試爵三太學生女子子四男孫子八女
孫子六曾男孫子二有高謹述

文昌帝君頌

有敘

意子髡齡童昏無知讀三魚堂文昌閣記謂此誠言正大
名通拳拳杜膺見陰騭文入文昌祠頗生疑謗後值善友
苦口諄諄析感應理質鬼神事我惑漸解困遭憂患粗能
反躬晝觀人情夜徵我寢僥倖倅開明昇生正信雪慮研息
稽首佗頌辭曰

一十七世士大夫身九十七化功行圓滿正位斗樞爲章
天恭惟帝君好德无虧爲臣盡忠爲子盡孝庸行之謹格大

尊聞居士集

卷六

五十六

雄尊駐車聞歌龍身昇度一先一後般若宿緣忠孝因故般
若發光悲願慈心積生護持蒙佛授記師表人天回向儒門
輔大成聖文明呂止鑿方下上歆蘭之馨薤衆蕪巖明明皎
陽匪降匪陟凡百君子慎獨無欺

觀音大士像贊

活潑潑地自杜尊水墨湧現慈悲雲悲願觀世救諸苦慈力
威音圓聞垂聞心妙德渺超越圓融寶覺靡邊埴爍迦羅首
母陀臂與清瀨目八萬四千明遍法界光氤氳無量恆河沙
刹土刹刹顯化扶桑暎三十三應約略說靈迹十二生類普
攝普應未或遺微蚩萬水萬月出別總殊形殊咒泯功勳旋
流無妄恣議絕亏何措筆寫蒙分蒲團晏坐爍炎滿非去來

佳恭巨溫是三摩提妙蓮萼是莊嚴路不二門是金剛王如
幻忍是無畏力溪存存一方諸佛共讚歎文殊童聖精推論
宛然憺怕神變欽知畫者心彌清藪活活如提衆生耳潮音
不斷誰渠聞我時惹逐近紫竹昇展好相名香焚已辭榮利
割恩愛寄僧伽衆憐朋賓癡所聾盲窒木牖卷聲結色愁終
昏夕昕撒繕龜勉自轉兜持號勤方新雋芽忍茁望甘露小
艸欲奮憐煠相添香再拜願覺者施金銀別癡翳瘡楊枝杜
瓶日卓午無吊饒舌行當捫

知歸子贊

予與知歸子游舊矣吾不知其始渺然相失逝矣萬里乾隆
三十季歲陽蒞蒙威名佗噩乃相遇于京師且月炎天父光

尊聞居士集

卷六

七

滿屋脈脈心歡喜談丹鼎破故章書莫追戀爾我都忘邀我
閉關延壽寺街長洲館圓覺經一部莊子一卷或跌坐之幽
幽或說空之侃侃出關行省其兄汶上縣于汶上縣寄我書
書辭短短無它語要我素貧賤砥礪其廉隅我時尋書贊歎
謂奇特如聽朝陽鳳唳雖離鳴高梧彼時我心刻刻有一知
歸子彼時我欲徹究儒釋黃老之原與其氏涼涼求耦欲奮
而未奮自尋知歸子我膽廓廓斗覺新寬粗知歸子文章相
性如梅如青蓮寒香宋澗蘇祥扇爲人慈竺兒臞然畏避利
勢疑懦頑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意而有勇健若霜中鷲懶懶
乎其如有求也貪夫之徇財好色者戲色渴夫之思飲周飢
者索食日皇皇而不息夜鯁鯁日冰眸最後聞無量壽佛名

字遂積念焉不休其志灑然若迎樓羅王之闢海水而吞龍也其身飄然若不繫之舟蓮海無邊而嚙峨乎中流擔乎其幾亏不憂也閔乎嗒嗒唇敝舌焦其嘯侶而命儔也吾之不見知歸子三歲矣一日十二時十二時百刻睗睗送遙睛喉閒長格磔自今已徃儻尋相亏茆屋三閒危峯鏡湖好琴一瓶名香一鑪一箇蒲團一箇盃孟佛號十萬聲藝巖一兩卷不亦樂乎不亦樂乎解水瀾瀾日徃月來云何不思

五山銘 有敘

屠維困馘之歲天目山人與其族子寅谷讀書鳳皇山心平志愉選勝目目之表遂造五山日窮其奧異徑僻道微竇然無竟機息塵遠與溟濛同趣寔海外之奇樂矣久之

算聞居士集

卷六

天

寅谷且出山役方南昌應鄉貢士試睽戀五山有不釋然者五山一曰昌鑪二曰蕉光三曰龍髓四曰碧蒼五曰小仇池靈奇怪宕嵌空效態寅谷之不釋然則亦怪其然邪山人曰何不虛厥中納五山實之異時拳身矮屋張目哆口放五色雲氣莊麗高絢郁然風霄飄能測其變化之自哉寅谷其勉夫此矣亏是置酒祖道銘五山日壯其行

昌鑪山

日月升降昌鑪之巔樂其靜拙日適聖賢昌陽之相龍臥其下吐雲雷雨施潤九夏君子觀之遠焉亏邁

蕉光山

蕉光之雲英英瞳瞳窳窳修邃風響玲瓏如玉旣雕而璞未

離如驥杜野卓而大斯蘭筋電迅萬馬旁睨君子養氣沛乎
其辭

龍髓山

飛龍杜天流髓成山窅窿錯布皓爲玉田瑣而碎者亦璣亦
珠龍啞所積耀此幽隅不緇不磷君子之珍

碧峇山

望如豨苓卽之淡碧奮空橫敬驕如飲霓稟溫若琰君子之
心印藏而息君子之德君子出山寶其淵密

小仇池

泛泛瓠尊巨樂青澗神慮不營神光串琲帝心陶陶琢彼瓊
瑤瑤林晁晃仙樂超超呦鹿鬢鬢君子燕喜

尊聞居士集

卷六

